

《東華漢學》第 35 期；1-6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2 年 6 月

【特邀稿】  
詩人、長橋、GIS  
——姜夔〈過垂虹〉詩現地研究

簡錦松\*、唐宸\*\*、李依娜\*\*\*、陳高中\*\*\*\*、呂希真\*\*\*\*\*

【摘要】

本文採用「現地研究法」，為姜夔〈過垂虹〉一詩提出精確的詮釋。〈過垂虹〉只是二十八字的小詩，本文通過對「蘇州至湖州」古代水路的現地研究，明確的指出姜夔的旅行實況。

筆者先從三十種元明清的路程書，取得水路沿途地名；再以四十種宋明清的旅行日記，來驗證這條水路的實際航行經驗。GPS數據方面，以Google Earth Pro為基礎，以天地圖與谷歌地圖為對照，將民國早期所測繪的本區內五萬分之一地形圖與一萬分之一地形圖全部數位化，再輔以2017年7月親自現地考察，取得這些全部可以複驗的第

---

\*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員

\*\* 安徽大學文學院講師，現地考察團隊成員

\*\*\* 廣東省深圳市坪山區中山中學語文一級教師，現地考察團隊成員

\*\*\*\* 專業人士，現地考察團隊成員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手數據，將使姜夔的旅行，除了文學之美，更有回復宋代現地的真相之趣。

**關鍵詞：**現地研究、南宋詩、姜夔、垂虹橋、京杭大運河

## 一、前言

一代有一代的研究，正如高鐵時代的今天，人們遠行會先考慮高鐵一樣。

南宋姜夔以詞知名，他的詩作雖然不多，但以《白石道人詩集》而言，<sup>1</sup>主張姜夔是第一流的詩人，我想大家都不會質疑。對於第一流的詩人，詩句中的聲情、動作、事事物物，就是他本人身體活動的真實呈現，研究者不必另外自創多餘的文學理論，只要能夠具體的把原文所寫的每一動作、每一地點、每一人事，全部查證明白，回復到作者當年眼中之真實，就可以領略原作之美。

什麼是「回復到作者當年眼中之真實」，換一個說法，就是把自己變成姜夔，三十七、八歲的他，帶著所愛的女子，在除夕裡夜航。他從那裡發船，經過何處，行程如何規劃？在何處因泊船而醒來？醒後做了什麼？小泊後再度撥船時的景況何如？沿途的風景、小紅的互動，如何從他的眼中寫入詩箋？這些就是姜夔的真實，也就是詩的真實。

「現地研究」的目的是正確的詮釋古代作品，忠實地代言原作者所想說的話，本論文就是在此原則下，為姜夔〈過垂虹〉一詩提出精確的詮釋。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首先精讀姜夔與范成大二人的別集，將他們的詩詞文章做了整理，也檢視了前人所作的年譜、作品編年、研究專書，取精去訛。為了查證蘇州至湖州的水路，我使用了三十種元明清的路程書，以《一統路程圖記》及《周行備覽》為主，並參考《商賈便覽》等書，取得沿途地名。再以四十種宋明清的旅行日記，來驗證這條水路的實際航行經驗，其中包括來自日本使節團與朝鮮漂流者的日記。在上述

---

<sup>1</sup> 南宋·姜夔撰，《白石道人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51冊）。

工作的同時，也利用《吳郡志》、《姑蘇志》、《吳江縣志》、《蘇州府志》、《江南通志》、《吳中水利全書》等文獻進行參證。

GPS數據方面，除了依據本研究團隊在2017年7月所作的現地考察外，以Google Earth Pro為基礎，以天地圖與谷歌地圖為對照，將民國早期所測繪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指蘇州、尹山橋、木瀆、吳江、平望、震澤、王江涇、嘉興、南潯、吳興、長興等幅），以及一萬分之一城廂圖（指吳江縣城、益郎濱、八坼鎮、田莊東、勝墩、平望等幅）<sup>2</sup>全部數位化，疊圖進入Google Earth Pro，充分掌握百年來的人文與水文變化。依照現地研究SOP，首先將蘇州府城、吳江縣城、平望鎮、震澤鎮、湖州府城的城牆線畫出，以明確界定古代縣邑的所在，再將路程沿線的地名，全部作了GPS定位，水路航程也在衛星地圖上畫出，作成.kml檔案。讀者可以反復檢驗，就像驗證科學、醫學論文一樣。

本文的結構，除了前言、結論外，分為四個小節，簡要敘述如下：

第二節，傳說與真實：姜夔與小紅的故事，究竟只是明清筆記渲染的傳說，或者真有實事，我引用姜夔的〈慶宮春〉作為自證，確認它實有其事。

第三節，〈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之詳說：從〈慶宮春〉序中提出〈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這條線索可知，這組詩與〈過垂虹〉之作有密切關係，本文為它逐首分析，弄明白這次旅行的真相。

第四節，明清路程書與古人行記中所見的姜夔水路：姜夔此次旅行，分屬兩個交通概念，「蘇州至平望」，屬於大運河的江南運河航道，「平望至湖州」、「湖州至武康縣」，屬於浙江省內水道。本文利用明清的路程書，經由數位化工程，在衛星地圖上畫出姜夔行舟路線的GIS圖蹤，並且以路程書中所載的里程對比衛星地圖上實測的公里數，讓讀者從數位化的角度建立全新的路程概念。路程書是交通地理文獻，實際上

<sup>2</sup> 本文使用之〈吳江縣一萬分之一地形圖〉及鄰近同系列地圖，為中華民國參謀本部浙江省陸地測量局製作，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查測，同年十二月原稿攝印，現藏中央研究院。



旅行的是人，所以我也找到行經這條水路的大量宋明清人行記，藉由他們的航行經驗，指出水路的實況，並且計算了所需的日程和航行的時速。

第五節，宋明所見垂虹橋及其周邊之實景：姜夔與小紅經過垂虹橋，給人印象最深，因而本節專門解說這座長橋。文中先利用明人史鑑（1434-1496）〈運河志〉的本地視野，和朝鮮崔溥（1454-1504）〈漂海錄〉登岸觀光的親身實見，指出江南運河在垂虹橋周邊的實況，並以嘉靖本《吳江縣志》和乾隆《吳江縣志》、康熙《吳江縣志》的卷首繪圖，以及民國二十五年（1936）繪製的〈吳江縣一萬分之一地形圖〉，詳細加以解說。值得注意的是，史鑑在1476年所指出「大運河在三江橋分為二流，到垂虹橋下再分為三條航道」的說法，與1936年的現代測繪的地形圖，所見完全一致。

而後，再以南宋陳文蔚（1154-1239）的〈遊吳江行記〉來驗證明人之所見，找出宋明兩代的水文變化，明顯看到垂虹橋外的太湖，從南宋到明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滄海桑田轉移，再由此解說姜夔當年作詩的情景。非常巧合的是，陳文蔚來遊是在紹熙二年（1191）七月，姜夔夜過垂虹，也是在紹熙二年，不過是冬天的除夕，季節不同而已。因此，陳文蔚所見從垂虹亭到第四橋的景觀，同時也就是姜夔所見的景觀，這是既重要又難得的完美互證。

以上四節之後，我作了一個簡單的總結。

## 二、傳說與真實

文人生平或文學作品，往往因為傳說附會而產生種種美麗的故事，卻查無實據，如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就是最知名的例子。姜夔（1155-1209?）與小紅，也是人人豔羨的佳話，明清筆記中轉述這個故事的不少。究竟只是傳說，抑或實有其事？

〈過垂虹〉一詩的前因，來自〈暗香〉〈疏影〉二詞，據姜夔〈暗香序〉云：

辛亥之冬（紹熙二年，1191），予載雪詣石湖。止既月，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隸習之，音節諧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序中姜夔記載了雪中訪范成大之事，雖說是詣石湖，其實范成大雖有別業在石湖，平日仍居住在城內，尤其是冬日天寒，不適合到湖上。不過，〈暗香〉〈疏影〉都是詠梅之作，而梅花正是石湖與范莊的代表花種，所以，「止既月」的姜夔，有可能被邀請居住在石湖別墅中。這時候，還沒有寫到小紅的事。

要到他寫〈過垂虹〉一詩：

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sup>3</sup>

即使這首詩，同樣也沒有寫到范成大贈女的故事。要到元陸友仁著《硯北雜誌》一書，才有記載：

<sup>3</sup> 見南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卷下，頁11a。此詩廣被元明清筆記轉載，用字大同小異，略述如下：《宋人軼事彙編》，卷一六，頁896、《萇楚齋續筆》，卷六，頁370、《池北偶談》，卷九，頁451，文字皆同。《遼海叢書》之《白石道人歌曲疏證》，卷五，頁2015a，作「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改作為琢，音義不殊。《寶顏堂祕笈》，辟寒部，卷三，頁12b：「自珍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珍字平仄錯誤，乃訛字。此本與《硯北雜誌》，卷下，42a之「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詞統源流》，頁7a之「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十四橋」三字都作「十里橋」，與清·陳焯編，《宋元詩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63冊），卷四二，頁4a-b，題為〈吳江舟中〉之「自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江過盡松陵路，迴首煙波十里橋」相同。按：垂虹橋所在即吳江縣城東門外，所經之地名，如江南、運河皆屬吳江縣，題目改為「吳江舟中」，差別不大，只是精彩全失而已。姜夔另一首〈姑蘇懷古〉也被改為〈吳趨夜泊〉，陳氏好改前人詩題，這種習慣非常不好。至於詩中「自作」改為「自譜」，意義無差，徒令音節不響而已；「曲終」改為「曲江」，明顯錯誤；至於「十四橋」改為「十里橋」，與《寶顏堂祕笈》、《硯北雜誌》、《詞統源流》相同，或當時所見如此，但無所取義，與垂虹亦無關聯，故不取之。

小紅，順陽公即范石湖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姜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沒後葬此。

文中的內容，主要是從〈暗香〉、〈疏影〉二詞背景及〈過垂虹〉一詩演繹而來。白石與小紅的故事，被多種元明清的詩話筆記所傳載，因為《硯北雜志》的來源最早，故舉其說。

一般像這種記載，往往多出附會，可信度不高，而且其中引用「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之事，也有問題。<sup>4</sup>但姜夔這件故事確有可信，原因就在姜夔自撰的〈慶宮春〉，這闕詞有長序云：

紹熙辛亥（二年，1191）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

<sup>4</sup> 原詩見南宋·蘇洵（1170-?）《泠然齋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79冊），卷八，頁12b-13a的〈到馬塍哭堯章四首〉，其第四首云：「兒年十七未更事，曷日文章能世家。賴是小紅渠已嫁，不然啼碎馬塍花。」此詩雖然提到「小紅」，但是，與姜夔從石湖攜來的這名女子小紅無關，石湖同來的小紅，最晚在1196年姜夔寫〈慶宮春〉之前已經離開了，詞序中說得很明確。何況姜夔死於1221年，年數相隔太遠，不宜拿這首詩來作為談論石湖小紅的證據。這組詩的疑點很多，首句說「兒年十七未更事」，但〈自苕溪歸石湖十首其四〉已有「千門列炬散林鴉，兒女相思未到家」之句，這一年姜夔三十七歲，已經有了會思念父親的兒女，總有二至四歲了，姜夔去世時六十七歲，換言之，兒女至少三十幾歲了，哭輓其人，不對其長子致哀，而去寫小兒子，還說此兒不更事，又寫改嫁的小妾，太過輕佻，非禮法所宜，對比《泠然齋詩集》八卷各體詩，風格絕非如此。其他三首中還有「對君妻子但如癡」、「孺人侍妾相持泣」等語，蘇洵小姜夔約二十歲，兩人並不常見面，又非親戚，何至於在喪中出妻見子？即使拜見姜夔之妻，也是蘇洵的前輩，這些詩句不但於禮法乖違，其語言唐突，亦非所宜。《泠然齋詩集》本是四庫館臣輯佚而成，此詩定是偽作。況且，即使不懷疑此詩之偽，「小紅」也不是姜夔自石湖同歸之小紅，前舉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頁295，已有此見。

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鈺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山寒天迴，雪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纏，猶相與行吟，因賦此闕，蓋過旬塗藁乃定。朴翁答予無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己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所出奇詭，予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sup>5</sup>

此詞據夏承燾先生編年，為宋寧宗慶元二年丙辰（1196）年之作，據姜氏〈江梅引〉序云：「丙辰之冬，予留梁溪」互證，其說可信。序中的長橋，就是垂虹橋。

在這篇序中，白石不舉〈過垂虹〉，而舉〈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中的這首詩，就把「小紅低唱」和「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兩件事情連結起來，使事件更為清楚，詞云：

雙槳蕩波，一蓑松雨，暮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采香涇裏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誰答？垂虹西望，飄然引去，此興平生難遏。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如今安在，唯有闌干，伴人一霎。

前兩個長句先寫景物，到第三個長句「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那回」二字，才點出自己正在回憶辛亥除夕那次旅程。蘇州往返湖州的船隻主要是夜航，姜夔正自范成大的接待中返回苕溪，經濟能力上應可獨自包船，范成大本有私家船隻，也可能借用，借船之事，在宋元明清文集中都是很常見的。「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以雙關筆法回顧當年孤舟夜發時，曾經同載一名女子，今日重來，當年這名女子則已經不見，<sup>6</sup>當年女子是誰，合併〈過垂虹〉一詩來看，自然是小紅了。

<sup>5</sup> 見南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四，頁60-63。又，〈江梅引〉，見同書，頁63。

<sup>6</sup> 垂虹橋亭所能望見者，只有洞庭東西山，皆相去甚遠，夜空雖朗，實不可見；此蓋借彷彿形影，寫其悵望；並以眉黛為比，點明所思女子。

過片，「老子婆娑，自歌誰答」，與〈過垂虹〉之「小紅低唱我吹簫」，昔日一唱一奏相和，今日自歌誰答，正好形成一今一昔的傷心對比。「垂虹西望」，是在垂虹橋上向西回望湖州。姜夔此行是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封禺是武康縣的古名，<sup>7</sup>武康縣隸屬湖州，縣治今更名武康鎮，為德清縣新治（以30°32'52.50"北，119°57'24.17"東為代表），因此，他的旅行方向是自西向東，重到吳江垂虹橋。姜夔回憶昔年自蘇州西歸湖州，此際悵望湖州路，所以有「垂虹西望」之語。對於所望之人，他再一次說「明璫素鞵，如今安在」。明璫出自唐謝偃〈觀舞賦〉與富嘉謨〈麗色賦〉，<sup>8</sup>素鞵自出李後主宮嬪宥娘故事，<sup>9</sup>皆指歌舞之美人，與小紅的身分特質相同。

此以白石詞證白石詩，兩相吻合。雖然姜夔並沒有在〈慶宮春〉裡提出「小紅」名字，事件的主人翁分明是小紅。他寫下這闕詞的初稿後，塗改了十多日方成，朋友銛朴翁乃是僧人，笑他陷於情慾，他說：「意所耽，不能自已也」，可見相思之深。

古人喜歡談論名人的戀愛，多半無可考證其實，姜夔與小紅之事，經過姜夔自己的詞篇證實，十分可貴。關於這次的行程，姜夔都具體的寫在〈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下一節中，我們再逐首一一細讀。

<sup>7</sup> 見司馬遷撰，《史記》，卷七〇，〈太史公自序〉，頁3309：「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鱉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集解》：「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

<sup>8</sup> 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一五六，頁1591b，謝偃〈觀舞賦〉：「曳綃裾兮拖瑤珮，簪羽釵兮珥明璫。」又，同書，卷二三五，頁2372a，富嘉謨〈麗色賦〉「俄而世姝即，國容進。……聲珊珊兮佩明璫，意洋洋兮若有亡」。

<sup>9</sup> 見南宋·周密《浩然齋雅談》（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中，〈道山新聞〉，頁9a-b：「李後主宮嬪宥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組帶纓絡，蓮中作五色瑞雲，令宥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曲有凌雲之態」。

### 三、姜夔〈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之解說

姜夔於南宋紹熙二年（1191）12月30日夜（1192/1/16，儒略曆2156451），自范成大石湖宅返回苕溪自宅，以〈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記途中所見。

關於范成大（1126-1193）的宅墅，後出的乾隆《江南通志》整理得比較簡明，其言云：

范成大宅，在吳縣西范村北，中有重奎堂，奉宋孝宗御書。又有石湖別墅，因越來溪故城為亭榭，內有天鏡閣，孝宗賜御書石湖二大字。周必大題壁云：「紫微舍人別墅，登臨之勝，甲於東南」。<sup>10</sup>

范村在蘇州城外，位於盤門西南、大運河之西、越來溪之東、石湖之北，今有范村橋（31°15'59.51"北，120°35'27.07"東），約當其處，距離石湖別墅約1.3公里，《江南通志》雖以「范成大宅」稱之，其實范成大主要居住在蘇州城內，范村和石湖都是別業，而非本宅。石湖的營建至少在乾道八年（1172）三月周必大來訪之前，<sup>11</sup>購入范莊的土地，還在營建石湖之後，見范成大〈丙午新正書懷十首其二〉：「祝我贖周花甲子，謝人深勸玉東西。春風若借筋骸便，先渡南村學灌畦。」，自注：「新圃在河南，名范村。」丙午，為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sup>10</sup> 清·趙宏恩撰，乾隆《江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07-512冊），卷三一，頁27a。又，范成大，有〈范村記〉，載於明·姚廣孝等撰，《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三五七九，頁17a-18a，作於紹熙元年（1190）。

<sup>11</sup> 見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20冊），卷一七一，頁1a，〈乾道壬辰南歸錄〉，載其於乾道八年（壬辰1172）二月，自杭州經長江航路返回江西故里之行程，途中於三月一日至蘇州，赴范成大石湖之招，盤桓數日，又於十五夜與范成大夜泛石湖。

范成大石湖別墅名氣很高，周必大先有詳記，其後周密《齊東野語》又加整理，所述更為清晰：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sup>12</sup>

今行春橋西頭，石湖的入口處，有園，內有萬曆年間建范成大祠之碑及立馬石（31°15'22.88"北，120°35'1.23"東），即范氏石湖莊遺址。文中說到「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南宋的梅林，通常是莊園主人刻意栽植的，從當時人的眾多詩集題詠，經常可見。石湖別墅與范莊相去不遠，特色都是梅花，范成大《吳郡志》錄其所撰《梅譜》，有序云：「梅天下尤物，無間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嘗為譜之，今掇其名狀略志於此。」<sup>13</sup>可為其種梅的實證。

姜夔〈玉梅令〉序也說：

石湖家自制此聲，未有語實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隔河有圃曰范村，梅開雪落，竹院深靜，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戲及之。<sup>14</sup>

文中的石湖宅，指范成大在蘇州城內的第宅。宋元明清人稱大運河為河，范成大居住在城內，運河環城而過，范村在河外，故云「隔河」。

由於范村和石湖都是范成大種梅之地，所以姜夔〈暗香〉、〈疏影〉之詠梅，與〈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第一首之「梅花竹裡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都與范成大范村、石湖別墅有關。范成大老病，樂居城中，范村、石湖作為別墅，並不常來，<sup>15</sup>《石湖詩集》中每次來游石

<sup>12</sup> 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一〇，頁177-178。

<sup>13</sup> 見南宋·范成大撰，《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1990），卷三〇，頁920a。

<sup>14</sup> 見《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卷三，頁47。

<sup>15</sup> 又見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一，《平園續藁》，卷二一，〈資政殿大

湖都相當重視，皆作詩記事，可知其情實。然而，周必大來訪時，范成大以石湖別墅接待他，而作為客人的年輕姜夔，來訪一個多月，也可能被安排小住石湖，是有例可循的。

以下，對此十首詩逐一解釋。

細草穿沙雪半銷，吳宮煙冷水迢迢。梅花竹裡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其一）<sup>16</sup>

此詩指行春橋，「行春橋，橫山東茶磨嶼下，跨石湖，通越城橋。橋甚長，跨溪湖之口，名小長橋。歲久圯缺。淳熙十六年重修，疊石為梁，凡十有八洞。」<sup>17</sup> 行春橋為石橋，在越來溪與石湖的會合口。越來溪口有二橋，西為行春橋，東為越城橋，中有小島連接，二橋稍斷即連，實即一橋。前述周必大來游時，看見行春石橋，以「極壯大」來形容，當時越來橋才新修而已。

詩中云「一夜吹香過石橋」，表示發船從行春橋下穿過的時間是夜晚。

假如不是北過行春橋，而是南下穿越石湖，直接出太湖到吳江縣，本來也是可以的，這條水路就是傳說中越王勾踐滅吳的進兵之路。不過，雖然宋明清的詩文集裡也可以看見一些人旅游此路，但未見以此作為交通水路的記載，相反的，清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六日，陳玉璣〈閩遊記〉於載其穿越石湖，泛舟入太湖遊覽之後，仍然回至大運河航道，經滅渡橋、寶帶橋、至吳江垂虹橋一路南行。這次姜夔返回苕溪，也一樣先從石湖北走胥門，然後再經行大運河南下。

美人臺上昔歡娛，今日空臺望五湖。殘雪未融青草死，苦無麋鹿過姑蘇。（其二）

此指經過胥門。范成大《吳郡志》：「胥門，伍子胥宅在其傍，《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

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頁 9b-25a：「先以石湖稍遠，不能日涉，即城居之南，別營一圃，……題曰范村」。

<sup>16</sup> 以下十首，見《白石道人詩集》，卷下，頁 7a-8a。

<sup>17</sup> 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二五，頁 20b。



蘇臺館乃據其上。」此書為范成大晚年所作，距離姜夔來訪不過一二年間事，<sup>18</sup>范成大既說新築姑蘇臺館於胥門，則詩中所寫姑蘇臺，應即此處，也就是說，姜夔從胥門下經過。

其實，姑蘇臺本是傳說中的古跡，歷代建置以作遊覽，各隨其意，請看下面兩則記載：朝鮮崔溥〈漂海錄〉二月十七日記：「城之胥門，舊有姑蘇臺，今廢為驛。植木水中為滉柱，作石堤三面。皇華樓據其前，昭陽樓建于後。臣問諸傅榮曰：『此驛若是姑蘇臺之址，則即古吳王所築臺之處乎？』榮曰：『非也，古所謂姑蘇臺，在姑蘇山。吳王闔閭因山起臺，夫差侈大之，遺址猶存。紹興間又築臺於此，名姑蘇，以存故事，今又廢而為驛。又於城中築臺，扁以姑蘇之名云云。』」照傅榮的說法，明代胥門已無姑蘇臺，城內反而有新造的姑蘇臺。

又，胥門西南的橫山，今為橫山公園，也曾被當作姑蘇臺。朝鮮朴趾源〈書李邦翼事〉(1796)云：「邦翼奏曰：自杭州六日至蘇州，……知縣王公。設饌款待。使之遊賞。舟行十里至姑蘇臺。」<sup>19</sup>所謂舟行十里，今實測胥門姑蘇驛至橫山下，水路約4.452公里，依清人習慣可稱十里。

回到姜夔的行程，他自石湖行春橋發舟，沿越來溪北行約1.2公里，在船舷西面可望見橫山，橫山的走向與越來溪平行，相距約1.5公里。依此航向，姜夔必是到胥門，當時胥門又有新建的姑蘇臺，復活了吳王築姑蘇前後兩臺的故事，所以寫下這首詩。接著，他將右轉入大運河。再南經盤門、赤門灣、滅渡橋、寶帶橋、尹山橋、腳步橋、三里橋，至垂虹橋下泊。

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篙細細激流冰。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  
颭客燈。（其三）

<sup>18</sup> 范成大編撰此書時已是晚年，約在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或紹熙四年（1193）。

<sup>19</sup> 見朝鮮·朴趾源撰，〈燕巖集〉，載於《韓國文集叢刊》，正編 252 冊，卷六〇，〈書李邦翼事〉（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頁 a252\_10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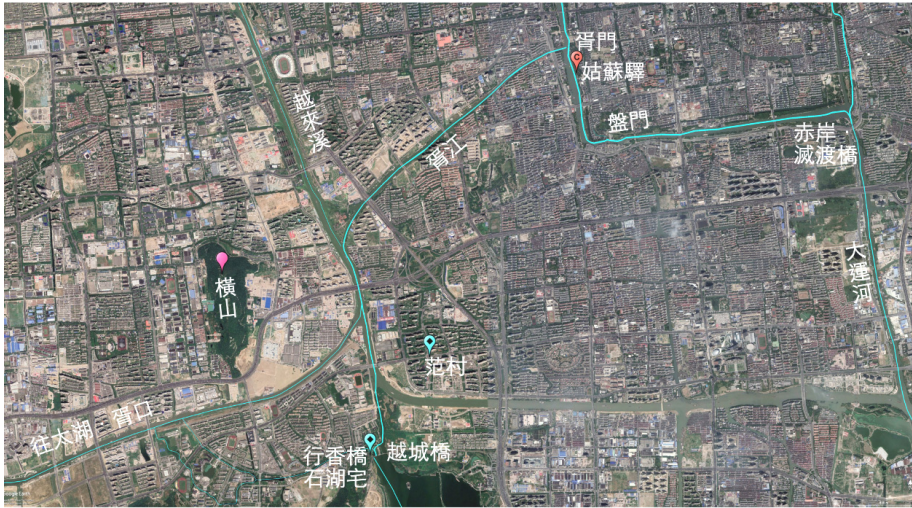


圖 1 石湖宅、行香橋至胥門之水路

黃帽指舟子。傳呼，舟人因將泊而高聲呼應，用以協調彼此動作。投篙是船隻靠岸停泊的動作，<sup>20</sup>江南即垂虹橋東的地名。自蘇州夜行至此，已過半夜，觀詩意，姜夔離蘇州城的時候就寢，至垂虹橋下泊舟時醒來。

千門列炬散林鴉，兒女相思未到家。應是不眠非守歲，小窗春色入燈花。（其四）

「列炬散林鴉」用杜甫〈杜位宅守歲〉詩原句，<sup>21</sup>春色，指新年，這一年正月十四日（1192/1/30）才立春，春色二字，乃由新年而來。本詩和第五、第六首都寫除夜之事，那麼，它們和前一首都都是同一夜之作嗎？

蘇州胥門至吳江縣垂虹橋，宋代一般航程六、七小時，夜行船如果較晚出發，到吳江縣應已接近天明，通常停船休息。仔細看第四首和第

<sup>20</sup> 投篙有幾種目的，一是過石灘時撐拒之用，一是過淺水時測水深之用，主要在泊船時使用。北宋·蘇軾《欒城集》，卷一五，〈書郭熙橫卷〉，頁 11a：「十年江海興不淺，滿帆風雨通宵行。投篙椽杙便止宿，買魚沽酒相逢迎。」又，同書，卷一四，〈復賦河冰四絕之四〉，頁 12b-13a：「解縛投篙曾不顧，不知何處擁汀洲。」此外，清·梁善長編，《廣東詩粹》，卷七，頁 10b-11a，載明人李之世〈江行夜泊〉：「溯流艤圻岸，投篙測浦激。辨火知漁舟，依依泊孤嶼」也是以投篙來形容泊舟的動作。

<sup>21</sup> 全詩是：「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盞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三首之間，並無白晝的間隔，因此，我認為他可能天一黑就出發，到吳江的時間才過半夜。從泊舟之後，到再次開航之前，寫下了其四、其五、其六這三首除夜的節物。

三生定是陸天隨，只向吳淞作客歸。已拼新年舟上過，倩人和雪洗征衣。（其五）

陸天隨，名龜蒙，號天隨子，隱居笠澤。此句說自己前身一定是陸龜蒙，註定要隱居不仕，雖然受到范成大賞識，最後仍然只是作客而歸。吳淞即吳松，松江的另稱，當地人因吳淞江多水患，故將水旁省去。

沙尾風回一棹寒，椒花今日不登盤。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詞剪燭看。（其六）

「椒花今日不登盤」仍用杜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之句改寫，指元日到來。杜甫已經守歲迎新，所以說「已頌花」，姜夔還沒有回到家，守歲不成，新年未迎，所以說「椒花不登盤」。「寫春詞」是宋人過年的習慣，寫好的春詞在元日貼出，與明清以後寫春聯張貼於大門相似。現在春詞寫好，尚未到家，無處可貼，所以在舟中剪燭而看。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峰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其七）

「笠澤」之名，出自《水經注》：「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sup>22</sup>文中笠澤與松江分立，指包括松江左右的湖面。不過，唐宋人大都把它當作松江的別名，陸龜蒙「自乾符六年春，臥病于笠澤之濱，敗屋數間。」一語，更是為人傳誦。<sup>23</sup>姜夔此句，也指松江，即當時泊舟之處的垂虹橋一帶水面。

他先用第一句寫近身處，然後向太湖方向遠望，寫下第二句「玉峰重疊護雲衣」，「玉峰」指太湖中的洞庭東西二山，都在垂虹西偏南，洞

<sup>22</sup> 明·朱謀埠撰，《水經注箋》（明萬曆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本），卷二八，頁 22b：「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

<sup>23</sup> 見唐·陸龜蒙撰，《唐甫里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 36 冊），卷一六，〈叢書序〉，頁 1a。

庭東山的最高峰在31°5'58.60"北，120°23'19.57"東，海拔262米處，鳥里距離約25公里，<sup>24</sup>洞庭西山的最高峰在31°6'48.39"北，120°15'19.60"東，海拔315米處，鳥里距離約37公里。這一夜是除夕，沒有月光，既然能夠看見兩山的濛濛淡影，至少是在日出前的蒙光時分。這個時間在情感上雖仍可說是春寒夜，但主要還是順著稍早從蘇州夜航至此的行程，現在天色將明未明之際再度出發，才會說：「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間篝火卻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但得明年少行役，只裁白紵作春衫。（其八）

少小知名翰墨場，十年心事只淒涼。舊時曾作梅花賦，研墨於今亦自香。（其九）

環玦隨波冷未銷，古苔留雪臥牆腰。誰家玉笛吹春怨，看見鵝黃上柳條。（其十）

「環玦」一詞的取義不明，碎冰互相撞擊的聲音可稱環玦，初月也可稱環玦，<sup>25</sup>以前者言，因為第三首已有「投篙細細激流冰」，自可成立；但作為初月，也非不可能，因為從吳江縣到湖州要兩天航程，再到姜夔所居封禺（武康縣），<sup>26</sup>從湖州到彼處尚有一百餘里，需要一至二天航行，大約一月初四才能登岸，行程中已可見到初月。不過，雖然「環玦

<sup>24</sup> 「鳥里」，即直線距離，猶飛鳥所見，故曰鳥里；與曲線之「人里」對稱。清光緒時各省測繪局開方製圖，採用鳥里，見清·邵友濂撰、孫德祖等纂，光緒《餘姚縣志》（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本），卷二三，頁38b-39b，及清·王文炳撰、何鎔等纂，光緒《富陽縣志》（清光緒三十二年刊本），卷一，頁3a，〈凡例〉。又見清·徐壽茲《學治識端》（合肥：黃山書社，1997《官箴書集成》，第九輯，景印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頁57a-61a，〈興築照河蘆葦河兩岸堤工一律完竣稟〉。

<sup>25</sup> 見《全宋詩》，卷二五四，頁3923，蘇舜欽〈寄題周源家亭〉：「泉聲碎環玦」。又見同書，卷八六二，頁10017，蘇轍〈河冰〉：「紛紛散環玦」，皆指河冰之聲。另外，同書，卷二五二，頁3024，梅堯臣〈送周寺丞宰新鄭〉：「仲冬言徂征，曉月在環玦」，指初月。

<sup>26</sup> 白石洞有武康及吳興二說，因為文獻不足徵，眾說不可能論斷，暫取姜夔居住武康縣。

隨波冷未銷」有兩種可能的解讀，後三句則沒有疑問，都是上岸後的白晝風景。以此看來，姜夔應是以「到家」作為十首絕句的總結。

## 四、明清路程書與古人行記中所見的姜夔水路

### (一) 自蘇州至平望之水路

#### 1、明清路程書所見自蘇州至平望之水路

自蘇州至平望，是京杭大運河江南運河的一段。據《周行備覽》之〈浙江省城北新關進京水陸路程〉所載，「平望八十五里至蘇州府姑蘇驛」：

十里上墩舖，十里八尺湖，石橋漁家，多隱小人，宜戒。十里包龍橋。十里吳江縣松陵驛，縣在河西，船由縣外倉前過驛。十里腳步橋。十里尹山，五里太河寶帶橋，長五十三間，內五里太湖，外通茅湖、松江。五里覓渡橋。十里姑蘇驛地名胥門，乃伍子胥劍眼掛處，驛在城外三里，應付可住此，若無應付，可去閘門住。<sup>27</sup>

平望是大運河上的一個重要港口，吳江縣本有松陵驛和平望驛，自從嘉靖三十年（1551）裁撤了松陵驛以後，<sup>28</sup>此地成為吳江縣唯一的驛站。據《周行備覽》〈浙江省城北新關進京水陸路程〉條的描寫：

十里平望，此處蘇杭交界，港路散出，為非者多。諺云：「平望八尺，二娘不謙。」宜戒心。北頭亦有一水，西行去湖州府。

孫廷銓轉述此諺語為：「平望八尺，爺娘不識。」錢國祥也引述為：「湖諺：『平望八尺，有天無日。』向為盜藪。」這些形容語雖然有損八尺與平望的形象，但也清楚的指出了它們的重要性。

<sup>27</sup> 見清·闕名撰，清陳勸校，《周行備覽》（清乾隆三年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典藏），卷二，頁 2a-b。

<sup>28</sup> 見《明實錄·世宗實錄》，卷三七二，〈嘉靖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頁 6653：「裁革蘇州府吳江縣松陵驛」。

腳步橋又名夾浦橋。八尺，今名八坼。包龍橋，今名白龍橋。腳步橋又名夾浦橋，皆一音之轉。尹山，有尹山橋，跨運河。太河，應作太湖，寶帶橋西面為澹臺湖，可通太湖，東面為大運河。覓渡橋在蘇州城東南隅的赤門灣南，橋跨大運河，又名減渡橋，今稱天渡橋。姑蘇驛在胥門外。「應付可住此」，指有支應公費資格者。

上項標題說「平望八十五里至蘇州府姑蘇驛」，若加總各站距離只有八十里。這一條路在《周行備覽》裡還有兩種記載，〈蘇州由四安至徽州府水陸路〉云：

蘇州閶門，三里胥門，二里盤門，五里減渡橋，十五里尹山橋，二十里吳江縣，二十里八尺，二十里平望。

胥門就是姑蘇驛所在，其餘地名相同，加總各站為八十二里。若自閶門起算，也只有八十五里。又，同書〈蘇州由湖州至孝豐縣水路〉條云：「閶門，新開河搭湖州夜航船，每人與銀二分。五十里吳江縣，四十里平望。」此條有九十里。

同一書而有三種里數，這是因為古代路程書，乃是從不同來源的資料加以會整，因而殘留各種來源的原本數據。本文採用的說法是姑蘇驛到吳江縣四十里，吳江縣到平望四十里。

下面是數位化的里程表及衛星路線圖。

表1 蘇州府姑蘇驛至吳江縣平望驛水程的沿路地名

序號	地名	明清里數	實測公里	累計公里數	緯度	經度	備註
A001	蘇州閶門	——	——	——	31°19' 2.26"北	120°36' 4.96"東	
A002	胥門姑蘇驛	——	——	0	31°17' 57.47"北	120°36' 27.43"東	自驛起算 <sup>29</sup>
A003	蘇州盤門	0	1.424	1.424	31°17' 21.69"北	120°36' 43.72"東	

<sup>29</sup> 自姑蘇驛至閶門外，《周行備覽》記載為3里，實測2.155公里，因本表自姑蘇驛起算，故不列入。

序號	地名	明清里數	實測公里	累計公里數	緯度	經度	備註
A004	覓渡橋·減渡橋·赤門灣	10	2.943	4.367	31°17' 26.90"北	120°38' 30.70"東	
A005	寶帶橋	5	3.468	7.835	31°15' 36.73"北	120°38' 56.10"東	
A006	尹山·尹山橋	5	2.791	10.626	31°14' 8.73"北	120°39' 19.27"東	
A007	腳步橋·夾浦橋	10	4.157	14.783	31°11' 55.58"北	120°39' 31.64"東	
A008	吳江縣之松陵驛	10	5.851	20.634	31°9' 18.45"北	120°38' 53.02"東	取經垂虹橋之運河第二路
A009	第四橋	—	2.837	23.471	31°8' 7.13"北	120°39' 51.37"東	
A010	包龍橋·白龍橋	10	3.348	26.819	31°6' 23.78"北	120°40' 10.62"東	
A011	八尺·八尺湖	10	3.549	30.368	31°4' 30.61"北	120°39' 53.99"東	
A012	上墩舖	10	5.248	35.616	31°1' 48.55"北	120°38' 44.88"東	-
A013	平望驛	10	5.957	41.573	30°58' 37.41"北	120°38' 27.09"東	-
	合計	80	41.573		30°58' 37.41"北	120°38' 27.09"東	-

上表的第一欄為序號，第二欄為明清地名，第三欄為明清里數，採用清人《周行備覽》〈浙江省城北新關進京水陸路程〉的里數；第四欄為實測公里數，依據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計算實際河道所得的公里數（見圖1），第五欄為累計公里數，為實測公里數的累計增加。第六欄、第七欄為GPS數據。對照明清里數和實測公里數，可以發現《周行備覽》所記載的里數與實際經常不符。<sup>30</sup>又，夾浦橋至松陵驛，依明代

<sup>30</sup> 關於明清里制，也就是明清一里的長度，涉及到制度面及官民實際使用層面，問題相當複雜，非本文篇幅所能負擔。筆者在〈明清時期福州至杭州



史鑑所述有四種水路，詳見下文第五節，本表採計第二種「由運河入松江過垂虹橋」這一路。



圖 2 蘇州府姑蘇驛至平望驛，為京杭大運河的一段。

## 2、宋元明清行記所見蘇州至平望之航行實例

首先，請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南宋高宗的三次行程。

紹興四年十月庚子（廿五日），上次秀州北門外，辛丑（廿六日）上次吳江縣，壬寅（廿七日）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

紹興五年二月丁丑（三日），上御舟發平江府晚泊吳江縣。戊寅（四日），是夕御金舟宿平望鎮，己卯（五日），宿秀州北門，

官私二路之交通路線與 GIS 呈現〉（《數字人文》，2022 年第 1 期）一文中，第二節第四小節「定義明清路程書的一里長度」，已有詳細解說，請參閱。



庚辰（六日），宿崇德縣，辛巳（七日），宿臨平鎮，壬午（八日），御舟至臨安府行宮。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一日）上發臨安府，……遂宿北郭之稅亭。丁卯（二日）御舟宿臨平鎮，戊辰（三日）上次崇德縣，己巳（四日）次皂林，庚午（五日）上次秀州，辛未（六日）御舟次平望，壬申（七日）次吳江縣。<sup>31</sup>

以上宋高宗往返平望與蘇州的紀錄，三次都在吳江縣停泊。御舟必定用牽挽，行速緩慢，每站都停。

下面是宋明清人的行記，為省篇幅，此處所引行記，都未隨文另註原書卷頁，相關出處版本，請參看文後引用書目：

- 北宋大觀四年（1110），衢州人盧襄的〈西征記〉曾登上吳江長橋。
- 南宋乾道五年（1169）11月13日，樓鑰〈北行日錄〉過吳江未泊，自平望至平江，一夕行九十里。
- 樓鑰回程時，於乾道六年（1170）2月11日，自楓橋過平江城外。午後過吳江，繼續航行，12日天未明到秀州。
-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6月9日，陸游〈入蜀記〉載其北行「自八尺，日高方行，始望見震澤遠山，午至吳江，訪王癯庵之園。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長橋即垂虹橋，層塔乃華嚴寺塔。
- 乾道八年（1172）2月23日，周必大〈乾道壬辰南歸錄〉載其行至八尺，「東南風太猛，卷水入湖，河道淺澀。日午，泊舟」，次日早晨，風定，「而所至河乾，其行甚艱。午時至吳江縣，度長橋，徘徊亭上。」此行因風逆水澀，至2月27日午前才離吳江界。

<sup>31</sup> 以上三條，分見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25-327冊），卷八一，頁140a；卷八五，頁184b-185a。

- 乾道壬辰(1172)12月15日,范成大〈驂鸞錄〉載其「發赤門,早飯松江。送客入臞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送客乃自蘇州隨行相送之人,臞庵,即陸游所記王癯庵之園。
- 明景泰四年(1453)8月19日,日本使僧允澎〈入唐記〉自皂林驛發舟,20日經長橋至蘇州,行速甚快。
- 明景泰五年(1454)5月11日,日本使僧允澎〈入唐記〉載其晚去胥門,12日經吳江及四十里石隄(即平望),13日已泊崇德縣,行速依然甚快。
- 正德十一年(1516)5月19日,嚴嵩〈北上志〉載其自王江涇(黃江涇),過平望驛、吳江縣,晚至蘇城外胥門驛。
- 正德十三年(1518)8月27日,嚴嵩〈西使志〉自蘇州發舟,晚至吳江,28日過平望,夜,至嘉興。
- 嘉靖十九年(1540)7月15日,湛若水〈歸去紀行錄〉,載其夜發蘇州,行二十里即泊,發疏入京。16日夜泊吳江縣,17日至嘉興府。
- 嘉靖十九年(1540)8月25日,日本使僧策彥周良〈初渡集〉載其自姑蘇驛,「廿五日寅刻,鳴鼓開船。辰刻,著松陵驛,舟行三十三里。從蘇之閘門至松陵驛,總計四十里。巳刻,同大光、鈞雲到垂虹橋」。
- 嘉靖二十七年(1548)11月26日,策彥周良〈再渡集〉,載其前一日泊平望驛,是日「申刻,開船。酉刻,過鈞雲打談。戌刻,著松陵驛」,27日只走了三里,28日,「巳刻,挽夫完給,即開船。船路三十里而經寶帶橋五十三洞,自此橋到姑蘇驛五里,云云。申刻,著姑蘇驛,驛外有仰德坊。又少許前進,泊于胥門遞運所」。
- 嘉靖四十五年(1566)5月13日,王穉登〈客越志〉云:早出金閘門,至吳江泊垂虹亭下,與建初對月賦詩。14日泊嘉興北門。

- 萬曆九年（1581）1月27日，馮時可〈西征記〉云：26日仍在嘉興，27日，飄風大發，夜至吳江。28日午，回姑蘇。
- 萬曆十一年（1583）1月8日王祖嫡字胤昌〈報慶紀行〉，載其7日風順，至平望，8日至吳江縣泊，9日抵蘇。
- 萬曆四十三年（1615）12月16日，李燦箕〈北征記〉為了趕赴蘇州的立春會，15日自杭州北新關夜航，16日晨經秀水驛、夜過平望、吳江，一路未泊，17日旦達蘇州。行程飛速。
- 天啟五年乙丑（1625）12月5日，李日華〈薊旋錄〉載其前一夜自姑蘇驛先至盤門泊，是日經吳江淞陵驛，縣令熊名開元遣人歸廩餼。不停舟，繼之以夜行，六十里至平望泊。次日至嘉興杉青閘。
- 崇禎六年（1633）11月16日，楊德周〈北征記〉載其前一夜早發塘棲，宿於嘉興，此日自嘉興來，夜宿松陵，早次吳門。
- 崇禎八年（1635）年5月11日，祁彪佳〈歸南快錄〉云，午間揚帆，吳門寂無知者。晚泊吳江，見垂柳下月映波心。12日曉發吳江，風甚逆，行不數十里，忽為順風，張帆以前。午抵平望，午後風益疾，晚泊嘉禾。
- 順治八年（1651）7月13日，孫廷銓〈南征紀略〉，前一日泊胥門，是日過寶帶橋，次吳江縣。14日次平望驛，15日泊舟嘉興城下。
- 順治十年（1653）閏6月10日談遷《北游錄》去程，前一日自嘉興早發，是日枕上聞榜人云欲雨，「經平望鎮、八尺，泊吳江縣北馬頭。次日曉望洞庭東西二山，未刻泊閘門。」其所泊在吳江縣北，應是在三江口已經北轉，未經垂虹亭。
- 順治十三年（1656）5月20日談遷《北游錄》回程，前一日自胥門移泊減渡橋，是日經吳江北門，經浮玉洲橋，和來程一樣，仍走外圍河道，未入垂虹橋，夜泊八尺。21日宿平望，22日至嘉興，行速慢。

- 康熙二十年（1681）8月6日，陳玉璣〈閩遊記〉於載其自石湖入太湖，云：「便風入石湖，湖盡，又入太湖，浩浩然巨觀。洞庭諸峰，隱隱雲霧中。」但遊畢仍回舟運河，經寶帶橋，至吳江觀長橋，宿八尺。7日至嘉興。
- 乾隆六年（1741）元月，張湄〈柳漁詩鈔·海槎集〉，載其於正月初三夜泊垂虹橋下，其〈泊吳江〉詩云：「帆卸古橋邊，長虹鐵水眠。」即垂虹橋。
- 康熙四十四年（1705）8月13日，陳萬策《近道齋詩集》之〈划舟紀行〉載其姑蘇曉發之後，當夜即宿平望，未泊吳江。
- 乾隆十三年（1748）1月14日，徐昭《公車紀程》載：「早行。午刻，至吳江，遊華嚴寺，過垂虹橋，訪三高祠不得，入東門登城，由北門下，至三里橋上船，晚泊覓渡橋。」座船不入城，直接開到三里橋等候，人上岸，遊垂虹橋寺及吳江城後離去。
- 乾隆四十五年（1780）3月2日，清孫蟠〈南游記程〉載：「三月初二日晴，午後上船赴杭，夜過吳江。初三日陰，辰抵平望。」孫蟠過平望以後，繼續航行，由烏鎮濫溪河道，不由嘉興，次日到北新關。
- 乾隆五十三年（1788）黃鉞《泛槳錄》北歸，將赴江寧省試，買舟歸蕪湖。七月二日至平望驛，夜航，三日出抵蘇州葑門。近午，過澹墅關，日入，至無錫。行速極快。
- 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2日，吳錫麒〈還京日記〉云：舟人五鼓解維，比曉，已過玉江涇矣。經平望，眺鶯脰湖。午後，至吳江，得順風，晚抵蘇州。
- 嘉慶五年（1800）4月8日李鼎元〈使琉球記〉：「五更解纜，行五十里，小泊吳江縣松陵驛，驛去縣城尚十里。又二十里黎里鎮，俗名八尺湖。」晚泊平望驛，次日，行五十五里，泊嘉興府西水驛。

- 道光五年（1825）7月1日（2387853），翁心存〈使閩日記〉云：前一日放舟至覓渡橋，泊盤鹽廳前。是日，「辰刻解維，大順風，張帆而行。過寶帶橋，行甚速。午刻抵吳江碼頭，暫泊。離城一二里。日入時，抵平望驛泊」。
- 咸豐六年（1856）1月17日周星譽〈入都日記〉：前一日晚抵嘉興西門，是日「巳刻解纜，風極利，暮抵吳江縣泊。」次日，辰刻抵蘇州泊胥門。仍是小泊之後，夜航入蘇。
- 同治十年（1871）11月25日，范道生〈瞻岱生日記〉：「天陰，西北風，煖。辰正揚帆行一百里，泊平望震澤縣。今日過太湖口，湖水清泓可愛，湖口新建寶帶橋一座，長五十三孔，橋外水天一色，一望無際。補記：壬午（1882）、癸未（1883）館于陽湖往來經過，步游此橋者屢矣。」范氏詳記寶帶橋，未泊吳江縣。
- 光緒八年（1882）10月16日，錢國祥〈閩遊日記〉云：「早發姑蘇驛，西北風，行甚速，抵驛起時纔巳初，泊三江橋邊。離城二里，一塔高峙。」次日，早發吳江，落日時至嘉興北門外泊。
- 光緒十七年（1891）6月30日，瞿鴻禨〈使閩日記〉，前一日申初，過閘門，泊胥門，是日寅正三刻行，午初到吳江，酉正三刻，泊平望，蘇州府至吳江四十里，至平望四十里。次日寅初行，巳正到嘉興府。

上述36次行程中，只有14次在吳江縣夜泊。推論其原因，也並不困難，從蘇州姑蘇驛到吳江縣松陵驛四十里，吳江縣松陵驛到平望驛四十里，平望驛到嘉興西水驛六十五里。用簡單的數學計算，從蘇州姑蘇驛到平望驛八十里，再到嘉興六十五里，平望驛顯然更接近里數的中點。而且，一旦選擇在平望驛泊宿，基本上就不會泊宿吳江縣，因而嘉靖30年索性就裁革了松陵驛，只留下平望驛。

如果再仔細分析各個行記的內容，宋代五例中的四例都登上長橋流連，顯示他們在交通因素之外，對垂虹橋、亭之美也十分關心。甚至像元人倪瓚，在垂虹流連題詠多日，<sup>32</sup>明代以後宿泊吳江縣的也有明顯的理由，嚴嵩、孫廷銓、王祖嫡都是行程緩緩，站站停留，所以也泊吳江縣。湛若水〈歸去紀行錄〉在蘇州和吳江縣間頻頻停留，有事須辦。馮時可從嘉興趕到這裡，已經走了百餘里，舟人需要休息，所以靠泊。楊德周和周星譽二人的情況和馮時可完全相同。至於王穉登、祁彪佳、張湄、錢國祥都是出於遊覽之心，王穉登是名士，張湄是詩人，自然流連此橋，對月賦詩。祁彪佳泊舟這一夜，才5月11日，他就以月映波心，愛不忍去為由，未免言之太早，但他的興致很好。錢國祥遊覽之後，次日飛速到嘉興，連行程都沒有耽擱。談遷往返兩次都停泊在吳江縣北門外，沒有移舟南下到垂虹橋來，另有徐昭赴試北上，雖遍遊垂虹橋寺及吳江縣城，但時在白晝，約二三小時停留便出北門登舟而去，未泊。

至於蘇州到吳江縣的航行時間，南北雙向並沒有顯著差異。有五個例子可供參考：

- 1、策彥周良〈初渡集〉：「寅刻，鳴鼓開船（姑蘇驛），辰刻，著松陵驛。」
- 2、策彥周良〈再渡集〉續云：「巳刻，挽夫完給，即開船。船路三十里，申刻，著姑蘇驛」。
- 3、談遷〈北游錄〉：「次日曉望洞庭東西二山，未刻泊閶門。」

<sup>32</sup> 見元·倪瓚撰，《清閨閣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20冊），卷九，〈題畫〉，頁19a-20a：「正月十四日，舟過吳江第四橋，大風浪中貯水一瓢而去，乃賦小詩曰：松陵第四橋前水，風急猶須貯一瓢。敲火煮茶歌白苧，怒濤翻雪小停橈。是夜泊舟吳江城外人家，水月皓然，與希言清咏久之。明日，題壁詩曰：人家近住江城外，月色波光上下天。風景自佳時俗異，泊舟閒詠白雲篇。十五日，與希言謁三高祠，望江上諸山，為寫隔江山色圖并賦詩贈別：白鷗飛處夕陽明，山色隔江眉黛橫。試看三高祠下水，悠悠中有別離情。十九日，雨，留陶篷戲寫遠樹石岫，并錄三詩，用發一笑，倪瓚。」雲林從正月十四日到十九日，流連寫懷不能去，可代表宋元文人對垂虹橋亭的喜愛。

- 4、翁心存〈使閩日記〉：「前一日放舟至覓渡橋，泊盤鹽廳前。是日，辰刻解維，大順風，張帆而行。過寶帶橋，行甚速。午刻抵吳江碼頭。」
- 5、瞿鴻禨〈使閩日記〉：「前一日，泊胥門，是日寅正三刻行，午初到吳江，酉正三刻，泊平望。」

策彥周良兩次奉使中國，第一次入使時，自蘇州回至松陵驛，寅刻是3至5時，辰刻是7至9時，大約五個小時；第二次入使時，巳刻發松陵驛，申刻到姑蘇驛，大約七小時，他的行程主要使用撐挽。翁心存是張帆而行，辰刻從7點至9點，發覓渡橋，午刻是11時至13時，到吳江，他自謂行甚速，也大約航行五個小時左右。談遷的曉望洞庭東西二山不知時刻，但總是在日出以後，當天是閏6月10日，日出時間是蘇州地方時5點13分，如果他6、7點鐘開船，未刻是下午1時至3時到蘇州，有可能航行了六、七小時。

值得注意的是瞿鴻禨，他可能經常使用鐘錶，所以很精確的記下時刻，「寅正三刻」，真正是4點，三刻為45分，「午初到吳江」，午初是11點正，亦即自胥門至吳江航行6小時又15分。「酉正三刻泊平望」，是下午6點45分，假設在吳江縣並不休息，則航行了7小時又45分鐘。他乘坐的是當時先進的小輪船，途中還有十餘里用了牽挽：「吳江水淺多草，輪船行不能暢，時或滯礙，挽繆行十餘里」。

綜合上面五個例子，可以說，強調「行甚速」的時候，大概五個小時左右，不強調「行甚速」的時候，大約六、七小時。

至於船行的時速，如果籠統的依照「蘇州府至吳江四十里，至平望四十里」來計算的話，「行甚速」的時候，時速約七、八里，「非行甚速」的時候，時速約五、六里。不過，實測自蘇州覓渡橋至吳江垂虹橋為16.539公里，垂虹橋至平望驛約21.357公里，所以，實際上的航速，快則3.3公里至4.27公里，慢則約2.64至2.76公里。在考慮航行速度時，要考慮行船方式，是用橈帆並用，還是以牽挽為主，或是牽挽兼用帆。「航速約3.3

公里至4.27公里」的情況，可能與風帆有關，「航速約2.64至2.76公里」的情況，可能與牽挽有關。

不過，各人在寫作時，不見得會寫明是挽舟或是風帆，前面所舉35例子中，寫出風帆的只有九例：1、馮時可「飄風大發」，2、王祖嫡「風順」，3、祁彪佳「曉發吳江，風甚逆，行不數十里，忽為順風」，4、曹鈞「風逆」，5、吳錫麒「至吳江，得順風」，6、翁心存「大順風，張帆而行」，7、周星譽「風極利，暮抵吳江縣泊」8、范道生「西北風，辰正揚帆行一百里」，9、錢國祥〈閩遊日記〉「西北風，行甚速」。其他都沒有明寫。

牽挽的記載更少，只有周必大、策彥周良和崔溥，周必大〈乾道壬辰南歸錄〉有「竟日牽挽，不能行半里」之嘆，策彥的〈初渡集〉去程有「水夫數十人竟夜挽著」，回程有「打挽夫即開船」，〈再渡集〉去程有「挽夫完給即開船」，看來是全程都在牽挽。崔溥〈漂海錄〉也有「牽舟溯平望河」之語。從宋到清人的記載中都說，吳江縣的繹道相當完整，不應該只有周必大、策彥周良和崔溥的船才大量使用挽行，但大多數人都沒有說出來。譬如南宋樓鑰《北行日錄》，他過崇德及過呂城、丹陽都有挽夫牽船的記載，吳江航段在其中途，所云「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四十五里，至平江。……一夕行九十里。」這一段未必不是牽挽，但文中也沒有寫出。

再者，文中所舉策彥周良「寅刻姑蘇驛開船，辰刻著松陵驛」只用了五個小時左右，和翁心如在風利時張帆的行速相當。也許，平時使用挽夫的船隻，在可以張帆時也會使用風力；正如瞿鴻禨只在水草礙行時才用挽夫一樣。可惜文獻不足，無從一一確認。



## (二) 自平望至湖州之水路

### 1、明清路程書所見自平望至湖州之水路

平望至湖州之間，古人也稱運河，但不是京杭大運河的體系，屬於省級的水路。黃汴《一統路程圖志》之〈湖州府四門夜船至各處水路〉所說比較簡略：

（湖州）東門夜船：七十里至震澤，又夜船一百三十里至蘇州減渡橋。……湖州至各處俱是夜船，惟震澤、烏鎮二處，亦有日船可搭。

他在另一條〈蘇州府由廣德州至徽州府水、陸路〉就說得很清楚：

本府，水，五十里吳江縣，四十里平望。西，三十里雙陽橋，十里震澤，有塔。十里南潯，出紗、絲。北廿里出太湖，又廿里至東、西二山。西，十里東遷，廿里舊館，三十里湖州府。

《周行備覽》〈蘇州由湖州至孝豐縣水路〉有更詳細的小地名：

閘門新開河搭湖州夜航船，每人與銀二分。五十里吳江縣，四十里平望，十二里至梅堰，十八里雙楊橋，六里震澤，十二里南潯。換船，每人與銀八釐。十二里至東遷，十五里舊館，十八里昇山，九里八里店，八里湖州府。

二書所記載的總里程都相同，自湖州至平望110里，平望至閘門90里，合計200里。其中，雙楊橋即雙陽橋；昇山，在《周行備覽》的另一條〈蘇州府由湖州府至孝豐縣水路程〉作深山，今名升山，皆一音之轉；《商賈便覽》之〈江南蘇州府由四安至徽州府水陸路程〉作甲山，<sup>33</sup>蓋形近而訛。

下面是數位化的里程表及衛星路線圖。

<sup>33</sup> 見清·吳中孚輯，《商賈便覽》（清道光二年 1822 三益堂刻本，現藏天津圖書館），卷一〇，頁3，按：本書第六卷以後為〈天下水陸路程〉。

表2 自平望驛起湖州府東門

序號	地名	明清里數	實測公里	累計公里數	緯度	經度	備註
A013	平望驛	0	0	0	30°58' 37.41"北	120°38' 27.09"東	
A014	梅堰鎮	12	5.987	5.987	30°58' 40.35"北	120°35' 11.07"東	
A015	雙陽橋·雙楊橋	18	8.495	14.482	30°55' 51.52"北	120°31' 19.50"東	
A016	震澤	6	3.347	17.829	30°54' 46.40"北	120°29' 44.55"東	
A017	南潯	12	7.715	25.544	30°52' 56.42"北	120°25' 31.22"東	
A018	東遷	12	6.332	31.876	30°51' 46.25"北	120°22' 1.58"東	
A019	舊館鎮	15	8.772	40.648	30°50' 23.60"北	120°16' 56.92"東	
A020	昇山、深山、甲山、升山	18	7.337	47.985	30°50' 6.86"北	120°12' 25.38"東	
A021	八里店	9	4.982	52.967	30°50' 24.75"北	120°9' 10.43"東	
A022	湖州府東門	8	5.192	58.159	30°51' 34.30"北	120°6' 26.53"東	
	合計	110	58.159				至湖州止
A023	湖州府南門	—	1.76		30°51' 15.94"北	120°5' 48.26"東	
A024	湖州府南門至德清縣	90	40.738		30°33' 0.12"北	120°4' 57.49"東	
A025	湖州府南門至武康縣	170	12.188		30°32' 52.50"北	119°57' 24.17"東	170 里有誤

上表是平望驛到湖州府東門水程的沿路地名，並附湖州府南門至德清縣及武康縣水程。第一欄為序號，第二欄為明清地名，第三欄為明清里數，採用清人《周行備覽》〈蘇州由湖州至孝豐縣水路〉的里數，並以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湖州府四門夜船至各處水路〉補充。第四欄

為實測公里數，依據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實際河道（見圖3）計算的公里數，第五欄為累計公里數，為實測公里數的累計增加。第六欄、第七欄為GPS數據。對照明清里數和實測公里數，可以發現《周行備覽》所記載的里數與實際經常不符。又，湖州南門至德清縣90里，與實況近似，而湖州南門至武康縣170里，應是120里之誤。<sup>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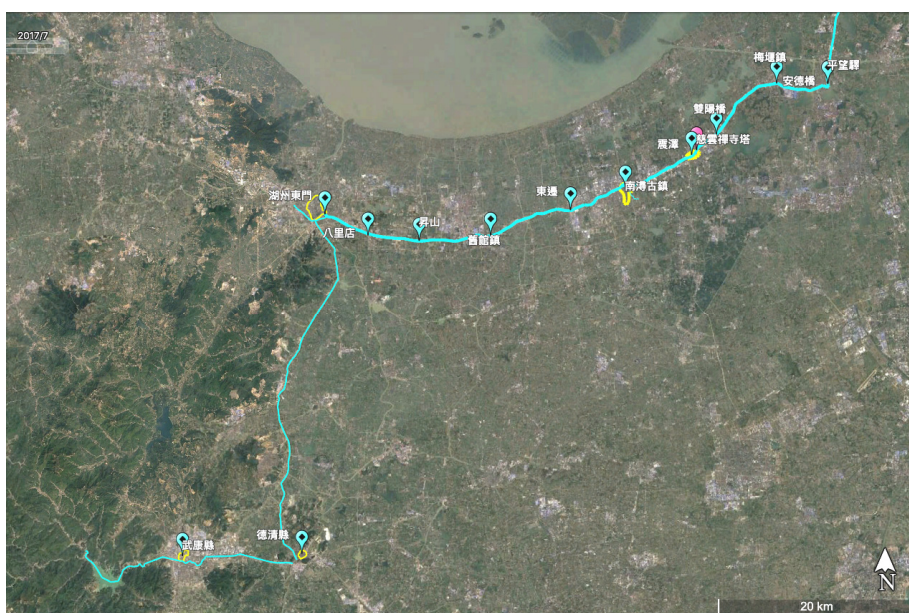


圖3 平望至湖州，為浙江省內運河，沿河有荻塘，可作繹路。  
又，湖州南門水路至武康縣。

<sup>34</sup> 見明·黃汭編撰，《一統路程圖記》（濟南：齊魯書社，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66冊），卷七，〈二九湖州府四門夜船至各處水路〉，頁37b：「南門夜船，……至武康縣乙百七十里，至山橋埠、德清縣，並九十里。」今實測湖州南門至清代德清縣城為40.438公里，則九十里之數可信；自湖州南門至武康縣，必經德清縣，而德清縣城至武康縣治，只有12.188公里，合計為52.626公里，換算清里，最多只能說一百二十里，因此，「武康縣一百七十里」必有文字錯誤。

## 2、宋元明清行記所見平望至湖州之航行實例

經行這條水道的記載不多，南宋范成大《驂鸞錄》及日本策彥周良《再渡集》所記較詳，其他如清人戴名世和黃鉞，都很簡略。

- 戴名世康熙三十九年（1700），入姜櫛督學浙江幕府，自平望到湖州，航行一日，見其《庚辰浙行日記》：「嘉興試事既畢，於八月初六日往湖州。是日大雨，余坐肩輿出城，衣盡濕。登舟，宿平望。明日，到湖州行署。」
- 黃鉞隨朱珪視學浙江，自湖州夜航，日出到平望，見其《泛槳錄》<sup>35</sup>記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二日自湖州赴嘉興，三日日出，微雨，至平望驛，距湖已百二十里矣。

由於二人都是乘坐按察副使提督學政的公務官船，前往主考各縣的歲考，速度極快，又無停留，都是一日抵達。如果不是像這樣奉命急馳，一般的行速，應該參考范成大《驂鸞錄》與策彥周良《初渡集》。下面先看《驂鸞錄》：

- 乾道壬辰（八年，1172）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船姑蘇館。  
十四日，出盤門，大風雨不行，泊赤門灣。  
十五日，發赤門。早飯松江，送客入臞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忍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  
十六日，發垂虹，宿震澤。  
十七日，至湖州，泊碧瀾堂。<sup>36</sup>

十四日白晝大風雨，他出盤門水門，僅僅走了約3.4公里，就在赤門灣停泊，赤門灣就在覓渡橋北面，<sup>37</sup>是晚，夜間開航，次日早到吳江縣，白

<sup>35</sup> 見清·黃鉞撰，《泛槳錄》，載於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排印本，正編第7冊（臺北：廣文書局，1958），第五帙，頁96a：「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正月，謁石君師於杭州，時師方視學兩浙，招之入幕。」石君師，即朱珪。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一日受命視學浙江。

<sup>36</sup> 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驂鸞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41。

天遊覽著名的王癩庵園（癩庵），夜泊垂虹橋下。次日發船，到平望才中午，因而到震澤鎮才泊宿，震澤鎮距湖州七十里，航行一日到泊。可以說，他以三天的時間從蘇州到湖州，行速緩慢，時間非常充分。

文中「早飯松江」，應在巳時到達垂虹橋下。依照古代行記的旅行經驗，早飯時刻經常在巳時，言者甚多，茲以黃鉞《泛槩錄》為例，其乾隆五十三年9月5日（1788/10/3，儒略曆2374390）條云：

四日，……卅里至和橋，行未遠，暴風驟至，暈黑莫辨何處，遂纜於蘆葦中宿。五日，四鼓解纜，行十餘里，至宜興，過橋，水駛急。天明過東沅，早飯時過西沅，約行五十餘里。<sup>38</sup>

這段記載略有筆誤，先予訂正。第一，和橋，今為和橋鎮，清代有武宜運河，由和橋直通宜興縣城，不會經過東沅。第二，宜興縣有三沅，東沅、團沅、西沅，東沅在縣城東，其下游出口便是太湖岸；團沅在宜興城之西，濱臨宜興城，依文意看，此次所過必是團沅。第三，從宜興城西的團沅岸邊，到西沅航道結束、進入荊溪口之處約8.6公里，換算為清里，約二十里，今予修改如下：

天明過團沅，早飯時過西沅，約行二十餘里。

這一天，宜興的日出時間是6點2分，蒙光自5點20分左右已見，黃氏過團沅大約在此時，舟行20餘里（實測8.6公里），參考前文的行舟時速，約不足3個半小時，則其早飯時刻差不多上午九點，正好是巳時。

另一個詳細的現場紀錄，是策彥周良的《初渡集》：

五日（11-05，戊戌，12/14/1539，儒略日2283525），巳刻，著湖州府苕溪驛，舟行百里。有樓門揭「苕溪驛」三大字，蓋胡苕溪所隱也。驛傍有廟，揭「晏公祠」三大字。又裡摠門額揭「迎

<sup>37</sup> 赤門灣，為蘇州城東南角與滅覓渡橋北之間的水面，明·王鏊，《姑蘇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93冊），卷首〈蘇州府城圖〉標赤門灣於此。《吳郡志》，卷三，頁710b，亦云：「赤門灣，近葑門。」實測，赤門灣在葑門南，相距約1,011米。

<sup>38</sup> 見黃鉞撰，〈泛槩錄〉，第5帙，第102頁a。

禧坊」三大字，又有峴山寺，碑文在此。廩給如右。缺挽舟之人役，故泊于此。

六日（11-06），雨，辰刻開船，二里許而泊矣。蓋載貢物之船罅漏多多，修焉，故遲留也。

七日（11-07），卯刻，撥船，船路九十里許，而左方有樓閣巍然，門揭「三賢書院」四大字。申刻，至進宅而泊，舟行九十里。有寺，揭「敕賜慈雲禪寺」之額，又有五重石浮屠。至晡時，雨雹，又至夜半雨雪，蓋初雪也。

八日（11-08），辰刻，開船，水夫著蓑笠挽之。余偶作初雪之詩遣塞寒懷，所憾擊節無人。……午時，<sup>39</sup>至蘇州府平望驛，舟行四十里。有寺，臨江有小亭，橫揭「洗天浴日，」四大字。亭裡又掛額，橫書「吳山越水佳處」六大字，又有小門，橫揭「鳶魚飛躍」四大字，其次有三門，豎揭「殊勝寺」三大字，有五百羅漢像。

九日（11-09），辰刻，僧即休、仁叔、三英上岸，徐步到殊勝寺門前。……未刻，開船，戌刻（應是戌刻），至松陵驛而泊矣，舟行四十里，驛門額豎書「松陵驛」三大字。太湖有七十二橋云云。

十日（11-10），雨，未刻。下廩給。申刻，開船，一里餘而又泊。蓋因雨人夫遲緩也。

十一日（11-11），巳刻，開船，船路四十五里，而申刻至姑蘇驛前而泊矣。有樓門，橫揭「姑蘇驛」三大字。<sup>40</sup>

策彥和尚的文采極好，記事也周詳。我只刪去部份與行程無關的私人記事。文中「進宅」即「震澤」，乃同音字。<sup>41</sup> 震澤鎮之「敕賜慈雲禪寺」，

<sup>39</sup> 午時即午刻，古人以十二時辰記時的時候，常常混用「時」字和「刻」字。

<sup>40</sup> 見日本·策彥周良撰，〈策彥和尚入明記初渡集下〉，收入日本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東京：大日本佛教全書發行所，1922），第116冊，〈游方傳叢書第四〉，頁57-59。

<sup>41</sup> 日本漢字音來自隋唐音，查《廣韻》進，即刃切；震，章刃切，因古無舌面音，精照乃為同音。宅、澤，同為場伯切，同音。

今已原址整修，有塔，在30°55'1.61"北，120°30'3.46"東處。平望之殊勝寺，今亦已重修，規模甚大，也同樣臨江建小亭以待客。

范成大十二月十六日發垂虹，十七日抵湖州，策彥周良十一月六日自湖州發船，十一月八日到平望，都用了兩天，實際行船時間可能都只需一天半。

至於航行的速度，如以策彥周良出發湖州與到達蘇州的時程計算，他大約使用33至37小時，這段水路約100.39公里，平均時速約2.71至3.04公里之間，由於使節團全程都使用人夫牽挽，這個速度可作為繆夫一般行速的參考。

由此看來，姜夔從除夜的天黑後自石湖發船，夜半小泊垂虹橋下，天明前繼續向平望航行，可能停泊在震澤鎮，第三天抵達湖州，他的家在湖州府武康縣，需要換船再走兩天，這五天就是〈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的全部行程。

## 五、宋明所見垂虹橋周邊實景

垂虹橋，本名利往橋，又名長橋，北宋慶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縣令李問、縣尉王廷堅二人初作利往橋告成，<sup>42</sup>橋中有亭曰垂虹，因名垂虹。此橋又稱七十二橋，不過，七十二橋的名稱，卻與姜夔無關。因為在姜夔的時代，長橋還是木造結構，所謂「長橋千柱過頃刻」<sup>43</sup>，乃其形貌，最早要到元泰定二年（1325）張顯祖改建為石橋，<sup>44</sup>才有七十二洞的橋型。<sup>45</sup>全橋號稱一百三十丈，實測吳江縣城東門到殘存遺址的東端，推

<sup>42</sup> 見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85冊），卷三六，宋錢公輔〈利往橋記〉，頁8a-10a。

<sup>43</sup> 見南宋·張鑑，《南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64冊），卷三，〈宿吳江縣〉，頁17b。

<sup>44</sup> 見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六，元袁桷，〈吳江州重建長橋記〉，頁10a-12a。

<sup>45</sup> 關於長橋的水竇數目的證據，彼此矛盾。按：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

算橋長，可能約270米。此橋在2005年曾經修復為古蹟，殘存的部份只有56.6米，記載中的72洞虹門，僅存10個。

下面四張圖，第一張是康熙《吳江縣志》之〈垂虹夜月〉繪圖，<sup>46</sup>第二張是乾隆《吳江縣志》之〈垂虹夜月〉繪圖，<sup>47</sup>第三張是《近代大運河史料叢編》的收錄的1919年以前拍攝之〈吳江垂虹橋〉照片。<sup>48</sup>這二圖一照片，都是採取自西向東的方向，圖右側為吳江縣城東門，中間是垂虹亭，圖左側地名為江南，是吳江縣城外的大型市集，與長橋平行的河流是大運河。兩幅《縣志》繪圖，與1919年前拍攝的照片十分相似，除了顯示繪圖者具有強大的寫實能力，也可以領略古代方志編纂工作的

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二四，頁1171，〈長橋〉條下云：「宋慶歷八年縣尉王廷堅建，以木為之，長百三十丈，竇六十有四，中為垂虹亭」，又云：「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始甃以石，開七十二洞。順帝至元二年，元帥甯玉再建開八十五洞。」但日本使臣允澎所撰〈入唐記〉，記其在景泰四年（1453）八月二十日經過時所見：「二十日，吳江長橋，七十二洞，乃一間也。」回程時，於景泰五年（1454）五月十二日又記：「十二日，吳江縣寶帶橋，五十三洞；垂虹橋，七十二洞，橋半有垂虹亭。」可見景泰時只有七十二洞，又，乾隆《吳江縣志》，卷五三，頁5b-6b，梅倫〈重修長橋記〉所云：「長一千三百尺有奇，為楹六十有二，仍其舊也。」此次重修落成於成化九年（1473），距離允澎經過之日，僅十九年，而所見完全不同。三年後，史鑑於成化十二年（1476）撰〈運河志〉，稱「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始以石易之，上翼扶欄如其長，下甃水竇六十有四」，史鑑是本地人，其所見為六十四洞，與梅倫〈重修長橋記〉所記相同（梅記原文之六十二，疑為六十四之誤書）。但明·陳暉輯，《吳中金石新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收入《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史部，第156冊），卷四，頁17a-19a，所載錢溥，〈重修垂虹橋記〉云：「成化十有七年（1481），歲在辛丑暮春之初，重修垂虹橋成橋，……橋袤千有餘尺，下開七十二洞。」其時間又僅在史鑑寫成〈運河志〉後之五年，而所記完全不同。從學術論文觀點，以上各家說法，都可視為確證，而六十四洞、七十二洞二說，彼此衝突。姑錄各家所說於此，以誌疑焉。

<sup>46</sup> 見清·郭琇修，屈運隆纂，康熙《吳江縣志》（康熙刊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卷首圖，頁13b-14a。

<sup>47</sup> 見清·陳莫縷修，倪師孟纂，乾隆《吳江縣志》（乾隆十二年（1747）刊本，現藏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卷首圖，頁29b-30a。

<sup>48</sup> 原圖見夏錦文、韓顯紅主編、《近代大運河稀見文獻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此書由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與南京圖書館合作編輯整理。



務實要求。第四圖是2005年修復的垂虹橋東側的一部份，照片右側是東方，石橋的伸展方向是西方，與前引的二圖一照片的方向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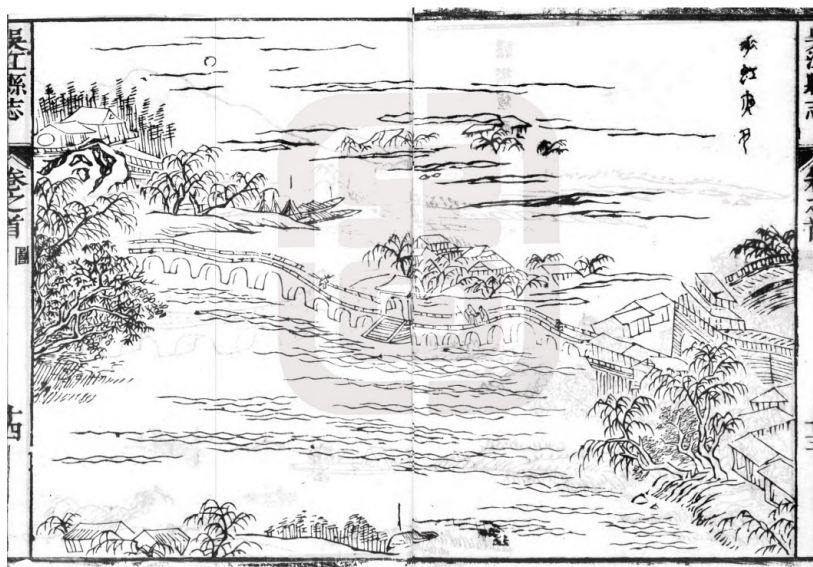


圖 4 康熙《吳江縣志》之垂虹夜月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



圖 5 乾隆《吳江縣志》之垂虹夜月圖，哈佛大學典藏。



圖 6 《近代大運河史料叢編》所收民國初年吳江垂虹橋圖，自現代快報網頁轉載。



圖 7 近年修復的明清垂虹橋東側的古跡

姜夔選擇垂虹橋作為他和小紅的生命經驗特點，是有原因的。在南宋，垂虹橋相當特別，要了解南宋的垂虹橋，必須先了解明代的垂虹橋。因此我們先從明人的親身實見說起：

### （一）明代的垂虹橋周邊

記錄明代垂虹橋最詳細的目擊者之一，就是朝鮮人崔溥。崔溥是在弘治元年（1488）自濟州島北歸時，遭風漂流到中國浙江，經過重重的

手續，被送歸國，所著〈漂海錄〉，記載詳細，十分珍貴。但是崔溥在官船上，行動不能自由，所作筆記，一部份來自舟中所見，一部份來自隨行官員的解說，因而其中有是有非，有得有失，筆者為他隨文刊正，擇其所長而保存之。

經過垂虹橋的這段行程，是於2月13日自杭州武林驛發船，15日宿嘉興，16日小泊吳江縣，稍遊垂虹後，是夜即到蘇州。由於日夜皆有航程，行速極快。

十五日（02-15，1488/3/27），過嘉興府。是日晴。臣自城南過杉青閘，至唐丞相陸贄故里。里在城西，有旌門在河之畔。又經安洋門、雲程門、丹兵橋、永福橋、松青巡檢司。夜又冒雨順風，達曙至平望驛而泊。<sup>49</sup>

嘉興府的水驛，是秀水縣西水驛（30°45'39.26"北，120°44'16.80"東），由於運河環抱全城而自城外通過，崔溥一行也是由西門外沿河繞至北門，北門為望吳門，出北門五里至杉青閘（30°46'31.58"北，120°45'7.27"東），過堰，北去王江涇。

文中，安洋門應是望京門外嘉興縣安遠驛的坊門，遠字訛為洋，雲程門也是此驛的牌坊。丹兵橋，疑即北門外之大悲橋，音近。永福橋，不詳。松青巡檢司為杉青閘巡檢司之訛。使舟前一日夜航，所以日間到嘉興，出嘉興仍用夜航，自西水驛至平望驛水程為55里，實測28.994公里，天明方到平望驛泊。

十六日（02-16，清明），過吳江縣，至蘇州府。是日陰。牽舟溯平望河，過迎恩門、安德橋大石橋、長老舖、野湖、鴛鴦湖，湖岸石築堰可十餘里。又過吳江湖石塘、大浦橋、徹浦橋，至九里石塘。塘限太湖。……

<sup>49</sup> 本條及下三條引文，並見朝鮮·崔溥撰，《錦南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8，《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6冊），卷四，〈漂海錄二〉，頁16a-19a。

平望河即大運河，宋明清人稱大運河為河，故於平望航路上加河字。文中說自平望北上係逆水，用人夫牽挽。迎恩門，乃平望驛坊門，<sup>50</sup>安德橋在平望驛旁（30°58'39.06"北，120°38'27.84"東），屬於緯路橋類型，與運河平行，橋下跨度11米，河寬22米。此橋本身是古跡，橋下小河與大運河垂直相交，兩河現在皆經過整修。大石橋三字非橋名，乃形容安德橋之屬性。長老舖，是郵舖名，塘路上有長老橋。今其地有現代橋梁跨越運河（30°59'4.21"北，120°38'23.98"東），並非舊時長老橋。野湖地名不詳，鴛鴦湖應為鴛脰湖之訛。

「又過吳江湖石塘、大浦橋、徹浦橋，至九里石塘。」應是聽聞有誤，解說如下。

從平望鎮到吳江縣城，共有兩條塘路相連，<sup>51</sup>塘路其實就是堤防，堤上可供行人及牽挽者行走，又稱緯路、牽路、挽路。塘路上有許多橋，都是與大運河平行而跨太湖閘的緯道橋。兩條塘都都有專名，從平望鎮的安德橋起，經過八尺，到徹浦橋為一段，稱為官塘，長三十五里，實測約16.312公里；從徹浦橋起，到觀瀾橋為一段，稱為石塘，長十二里，實測約5.255公里。大浦橋（31° 4'29.58"北，120°39'49.76"東），在八尺鎮，屬於官塘區段。徹浦橋（31° 7'15.51"北，120°40'11.65"東），是石塘區段的起點，明清方志都主張官塘有十二里，但仍保留「九里石塘」古名，九里石堤上的觀瀾橋，距離明代松陵驛所在的三江橋，只有三四

<sup>50</sup> 「迎恩」是驛站常用的坊門名稱，明·徐崧、張大純輯，《百城煙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33冊），卷四，〈吳江〉，頁3：「松陵驛在學宮左，明洪武初建，天順七年，桐廬孫麒由藩臬從事來為驛丞重修，有樓有亭，東西立迎恩、懷遠二坊，陳用貞記。」即為一例。

<sup>51</sup> 塘路即緯路，乾隆《吳江縣志》，卷六，〈塘路〉，36b-37b：「吳江古無塘路，舟行不能牽挽，驛遞不通，唐宋以來，監司守令始課民輦土石為塘，由是數十里無風濤患，公私便之。塘名五，自北而南行者，曰古塘、石塘、官塘、土塘，其西行者曰荻塘。」參見圖12。又卷四三，〈監生徐大業條陳修塘事宜〉，頁26a-b：「吳江塘路自觀瀾鋪至徹浦鋪凡十二里，曰石塘。自徹浦至平望鎮凡三十五里，曰官塘。」記有里數可參看。

百米。三江橋又名南津口，過三江橋之後，有登龍橋、大明橋，最後是垂虹長橋，長橋盡頭就是吳江縣城東門。

在原文「九里石塘」之後，我以「塘限太湖。……」作結，把後面關於太湖的敘述刪去了，是因為這一大段全是轉錄護送官員的話，頗為疏漏。明代從大運河的舟中並不能望見太湖，雖然過了八尺大浦橋以後，天氣晴朗時可以遠眺洞庭東西二山，（洞庭東山在八尺正西約26.9公里，洞庭西山在八尺正西約39.5公里），但當日是陰天，遠望應不可見。另外他在文中提到的靈岩山、姑蘇山、橫山，因為角度、距離、山高的關係，都絕無可能看見，這些敘述只是來自聽聞，並非親見，因而不予引述，本文所引用的都是他親身實見的景與物。

至太湖壩。壩，石築，跨湖之南北，可五十餘里即垂虹橋。虹門無慮四百餘穴，窄窄相續，其大者若木莊、萬頃等橋也。

循太湖壩而北，過龍王廟、太湖廟、祀聖門，門前有大塔，塔十四層，層皆架屋，望之若登天梯。

又過駐節門，至松陵驛，少停舟而過。過恩榮門、會元門、都室造士門、進士門、譽髦門、儒學、大明橋、登科門，所謂太湖壩又通跨驛前里閘中，直抵吳江縣。其間又有石大橋，虹門凡七十餘穴，驛與縣皆在太湖之中。屋舍壯麗，下鋪礎砌，上建石柱以營。湖水縈迴，檣帆東立於閘閫之中，所謂「四面漁家繞縣城」者此也。

上面這三小段是崔溥描寫松陵驛的主要部份。「至太湖壩。壩，石築，跨湖之南北，可五十餘里，即垂虹橋」，但這句話有語病，「太湖壩」是石塘的俗稱，楊萬里有〈過太湖石塘三首〉即此，<sup>52</sup>實際上，這幾句就是重複前文的塘路而已，由「虹門無慮四百餘穴，窄窄相續，其大者若木莊、萬頃等橋也。」可證。

虹門是拱形橋洞，石塘上有四百多個大大小小可通太湖水和大運河的拱形橋洞，大的就作成有名稱的橋梁，小而成不為橋梁的就只是孔

<sup>52</sup> 見南宋·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二八，〈朝天續集〉，頁1441、2522、2534、3260

竇。他舉出的兩個橋名，「萬頃橋」位於 $31^{\circ} 8'29.83''$ 北， $120^{\circ}39'44.18''$ 東，「木莊橋」在明代方志中並無此名，如以古韓語和浙江方音的對音推論，可能是「廟涇橋」的音近訛誤。「廟涇橋」位於 $31^{\circ} 8'37.14''$ 北， $120^{\circ}39'38.80''$ 東，與萬頃橋相距320米，同在石塘上。

「循太湖壩而北，過龍王廟、太湖廟、祀聖門，門前有大塔」，龍王廟至今仍有廟，地名也叫龍王廟（ $31^{\circ} 8'11.92''$ 北， $120^{\circ}39'54.78''$ 東），在第四橋隔江對面。太湖廟在運河北岸，前臨醋坊橋<sup>53</sup>，不過，崔溥沒有寫到醋坊橋。清人把太湖廟移到垂虹亭南，改稱松陵廟，<sup>54</sup>今未見。祀聖門疑是祝聖門之訛，即策彥周良〈初渡集〉：「又遊一寺，門楣橫揭『祝聖之門』四大字，第二門豎揭『寧境華嚴講寺』六大字，二行。佛殿按三世如來像，有七級浮圖」之祝聖之門。崔溥〈漂船錄〉所見的高塔，應與陸游〈入蜀記〉同，即華嚴寺塔。清代華嚴寺已廢，同治以後運河南岸只有原華嚴寺東的接待寺（ $31^{\circ} 9'15.13''$ 北， $120^{\circ}38'51.19''$ 東）猶存。現在接待寺也沒有了，新建的華嚴寺和華顯塔，改移到垂虹亭之北。

「又過駐節門，至松陵驛，少停舟而過。」駐節門是驛站正門的牌坊，驛在三江口，今三江口以北約二百米有「驛橋」（ $31^{\circ} 9'14.45''$ 北， $120^{\circ}38'56.15''$ 東），松陵驛大約在這附近。

「過恩榮門、會元門、都室造士門、進士門、譽髦門、儒學、大明橋、登科門」，所謂門，乃是坊門，中國習慣稱為坊而不稱門。這些牌坊，都圍繞著儒學，儒學又稱學宮，其位置在垂虹橋以東、江南運河北岸，始建於南宋紹興年間，乾道初年（1165）知縣趙公廣大拓其地，於大成殿外增建明倫堂，淳熙五年（1178）知縣陳翥又修，嘉定八年（1215）知縣孫榮仁重建大成殿。明清以來，修繕不絕，佔地廣大，從登龍橋到

<sup>53</sup> 見《江南通志》，卷三八，頁 5a：「太湖廟在吳江縣南醋坊橋側，祀太湖神」。

<sup>54</sup> 見清·費善慶撰，《垂虹識小錄》，（蘇州：蘇州古舊書店，1983），卷一，頁 11a：「太湖廟，俗稱松陵廟，在垂虹橋南，祀太湖之神。」今〈一萬分之一地形圖松江縣城幅〉在垂虹亭南面，標有松陵廟（ $31^{\circ} 9'27.91''$ 北， $120^{\circ}38'36.45''$ 東），與費說相同，並非明代舊址。



大明橋之間，都是學宮的範圍。民國以後改建為吳江師範（31° 9'29.06"北，120°38'48.86"東），今改作他用。

上述崔溥所記之坊門，除了「都室造士門」不明之外，其他都可查知。



圖 8 古華嚴寺、接待寺已不存，今日重修的華顯塔，不在舊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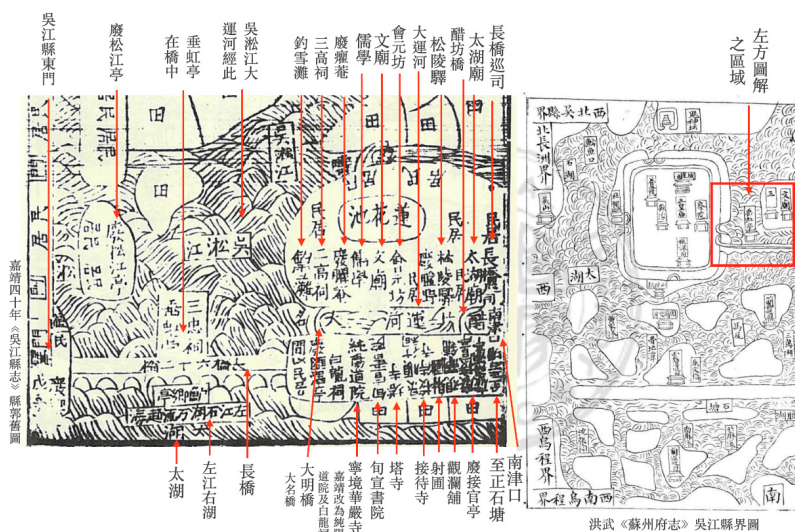


圖 9 嘉靖《吳江縣志》垂虹橋東（江南）之地名圖說

上圖取自嘉靖《吳江縣志》卷首的吳江縣境圖，<sup>55</sup>圖中詳細記載了江南的橋、道、建物，以與崔溥的記載互相比對，崔溥筆下的真實程度，真可驚異。

恩榮門雖未見明清方志，但康熙《吳江縣志》之「學宮圖」，在文廟大門東側繪有「登龍橋」，此橋與前述江南運河平行之塘路橋不同，乃是跨越運河之橋，始建於南宋淳熙初，為儒學生王南捐建，<sup>56</sup>「登龍」與「恩榮」發音接近，「恩榮坊門」應即「登龍坊門」，建於登龍橋的北岸。

會元坊在學宮左，明成化十七年知縣陳堯弼為趙寬立；譽髦坊，在學宮西，成化十年為舉人魯昂立；進士坊，全縣有十個，這一個是在儒學後，成化二十三年知縣孫顯為魯昂立，<sup>57</sup>只有登科坊的人名失傳。大明橋位於學宮之西，跨運河，至民國二十五年尚存，位於31°9'26.04"北，120°38'45.71"東。總之，從文中所記錄的這些牌坊散置在儒學的後、左、右看來，崔溥一行應該曾經上岸遊覽。最後，「其間又有石大橋，虹門凡七十餘穴」，就是垂虹橋了，垂虹橋的西端就是吳江縣城，寫到這裡，崔溥也以「四面漁家繞縣城」來總結他的介紹。

接下來，他已過垂虹橋，沿著大運河向北行駛：

棹過三里橋、迎恩庵、溯尹山湖而上，問西望一山，乃絲子山。其北有山，即姑蘇山也。松江在尹山湖之東。又棹過尹山舖、尹山橋，左有造舟作浮橋。可三里許，至寶帶橋，橋又有虹門五十

<sup>55</sup> 見明·曹一麟修，徐師曾等纂，嘉靖《吳江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景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嘉四十年（1561）刊本），卷首，頁 2b，總頁 66。

<sup>56</sup> 見嘉靖《吳江縣志》，卷四，頁 15a：「登龍橋，在文廟南，宋淳熙初學生王南建，大明弘治十二年知縣劉澤重建。」另卷四，頁 14b：「大明橋，在學宮右，宋寶慶三年邑人謝妙貞建，大明宣德五年知縣賈忠重建。」此橋至民國二十五年尚在使用。又有醋坊橋：「醋坊橋，俗呼唐家橋，在太湖廟南，建無考。大明永樂九年重建，更名太平，弘治十二年知縣孫顯再建，今圯」。

<sup>57</sup> 見乾隆《吳江縣志》，卷一〇，頁 40a-41a



五穴，正舟車往來之衝，跨儋臺湖。湖山饒景，望若橫帶，即鄒應博所重建也。

從「三里橋、迎恩庵、尹山湖、絲子山、姑蘇山、松江」等地名來看，可見他離開垂虹橋之後，並沒有進入吳江縣城，直接從城外航行到三里橋就離開了。三里橋位於 $31^{\circ}10'6.75''$ 北， $120^{\circ}38'57.07''$ 東，古橋今尚在。迎恩寺，不詳。絲子山，即七子山的一音之轉。七子山絕頂在尹山橋的正西約9.9公里，大運河上並無遮攔，這時已是西日將沒，在晚空的映襯下，山形輪廓應該很清楚。至於「其北有山，即姑蘇山也」，乃指靈巖山。

尹山湖是大湖，但在船上看不見，所謂「松江在尹山湖之東」，乃得之口述，雖然認知並無錯誤，但沒有意義，因為離垂虹的時候，所經行的江水就是松江了。尹山鎮（ $31^{\circ}14'9.02''$ 北， $120^{\circ}39'22.06''$ 東）在清代有跨運河的石橋——尹山橋，數十年前，古跡尚存，今只留有照片。崔溥文中沒有寫到跨運河的大石橋，卻說左岸有：「左有造舟作浮橋」，可見當時尚無這座石橋，只有繹路上的浮橋。文中也寫到寶帶橋（ $31^{\circ}15'36.73''$ 北， $120^{\circ}38'56.10''$ 東），但我估計行程應已入夜，並未登臨，只能在月下認識而已。

夜三更，傍蘇州城東而南而西，至姑蘇驛前，自寶帶橋至此驛，兩岸市店相接，商舶輳集，真所謂東南一都會也。

從尹山橋到姑蘇驛只有10.537公里，在尹山橋才只黃昏，當天日落時間是18點16分，22點57分進入三更，如果崔溥沒有記錯的話，最後的這一段，繹夫走得很累很慢了。次日，他們白晝在驛館中休息，被禁止外出，直到三更，才繼續乘月棹舟而北。觀其「臣等乘夜到姑蘇驛，翌日又不許觀望，又乘夜傍城而過，故白樂天所謂七堰八門、六十坊、三百九十橋，及今廢舊添新、勝景奇跡，俱不得記之詳也。」不免有怨了。

垂虹橋和它周邊的區域，宋元明清的地名稱爲「江南」，是吳江縣最繁榮的地段。崔溥以其親身實見，爲我們作了詳細的介紹，相當難得。這一年是弘治元年，西元1488年。

接著，我們介紹史鑑的所見。

史鑑世居吳江縣范隅鄉穆溪里，<sup>58</sup>是本地的學者，精熟水利。成化十二（1476）年，他四十三歲，吳江縣令馮衡受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之命，報考本地的水利得失，請他寫成《運河志》上、中、下三篇，<sup>59</sup>史鑑既是本地隱士，對垂虹橋周邊十分熟悉，與崔溥的行記合看的話，更有生動之致。

對於我們的研究主題，史鑑最重要的貢獻，是把垂虹橋與大運河的關係說得非常清楚，他以「河水自三江橋分而為二」及「河至橋下，播而為三」兩個層次來敘述，因此，我們也分為兩段來解釋。

### （1）河水自三江橋分而為二

史鑑指出大運河從三江橋分成兩道水路，第一道水路，不經過垂虹橋：

一、從長橋巡檢司關前北流，可一里許，入吳淞江，折而西流，又二里許，經顧公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祠也。水由祠右西行，<sup>60</sup>至三里橋下，橋為知縣韓槩重建，其堍以石犀四鎮之。

長橋巡檢司與松陵驛相鄰，據《蘇州府志》云在醋坊橋北之左，<sup>61</sup>由此可知，史鑑在這裡所指的，就是三江橋前北流的這一條河道。再者，由於三里橋尚有老橋（見前，31°10'6.75"北，120°38'57.07"東），古顧公廟原位於三里橋東的洲島上，現在也在舊址之北復建，現存的這座古橋即使不是明代原物，它的所在位置應該就是明代三里橋的位置。

<sup>58</sup> 見明·史鑑撰，《西村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69冊），卷六，〈繼母朱氏行狀〉，頁16a-18a。范隅鄉穆溪里地名，今已改易，大約在平望鎮西南、震澤鎮東北。

<sup>59</sup> 見《西村集》，卷八，〈運河志上、中、下〉，頁30a-34b：「成化十二年南京戶部王侍郎，以漕艘稽程，由運河之不治，令各郡邑攷運河原委，里數形勢，具詳以憑疏請專員巡視修治，邑侯以水利過訪，乃撰志三篇以進。」按：南京戶部王侍郎名恕。

<sup>60</sup> 祠廟坐北朝南，祠之右，即祠之西，觀此，則祠廟在橋的南方；現代新建的顧公祠移到橋北。

<sup>61</sup> 見明·莫旦纂修，弘治《吳江志》（弘治刻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卷四，頁5b：「長橋巡檢司，舊在三都八斥，洪武二年巡檢拜住建言移置江南松陵驛東。」清代同治、道光、光緒所編《吳江縣志》皆指在醋坊橋北之左。

不過，以現地來檢驗史鑑之說，卻發現一個問題：實測從三江橋到吳淞江口的浮玉洲橋1.712公里，約3.5里，浮玉洲橋到三里橋0.482公里，約1里；總數約4.5里。無論如何挪移，都不可能滿足史鑑所說「從長橋巡檢司關前北流，可一里許，入吳淞江，又二里，經顧公廟」的要求，筆者依照實際的水陸情況，修改為：

一、從長橋巡檢司關前北流，可一里許，折而西流，又二里許，入吳淞江，經顧公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祠也。水由祠右西行，至三里橋下。」（劃底線處便是修改處）

如此，才完全符合現地，因此，我認為原書必有誤植。<sup>62</sup>

這一條水道，因為不到垂虹橋下，避開了擁擠的江南商業區，遠行船為了求快，多會選擇此路。

第二條水道，進入垂虹橋區：

一、入南津口西流，其地曰「江南」，水經醋坊橋、大明橋過。河之南，為巡撫書院。河之北，為長橋巡檢司，又西，為太湖廟，中祀太湖之神，又西，為松陵驛。

「南津口」，就是三江橋西端的大運河口，進入南津口之後，當地的地名叫江南，取義於「松江之南」。他順著運河介紹，先談運河上的橋，有醋坊橋（在太湖廟南）、大明橋（在學宮西南）；再談運河兩岸的建物。先說運河南岸有巡撫書院，<sup>63</sup>當時人稱巡撫行臺為書院，這個巡撫行臺本是華嚴寺的東禪院，景泰二年巡撫侍郎李秉始闢門臨河，割寺之東隅為署，匾曰「旬宣」，「旬宣」即巡撫之事。<sup>64</sup>接著說運河北岸，自東向西有：長橋巡檢司、太湖廟、松陵驛。回顧崔溥的描述，他經過此地是弘治元年（1488），正是史鑑撰文之後的十二年，景物未有改變，

<sup>62</sup> 《吳江縣志》、《蘇州府志》、史鑑《西村集》、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的文字皆相同，無人指出其錯誤。

<sup>63</sup> 這是遷移北門外以前的舊行臺。弘治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彭禮移置北門外大有橋西，弘治《吳江志》，卷五，頁13a。

<sup>64</sup> 弘治十四年（1501）巡撫行臺遷至北門外，此地改為水利分司，但嘉靖《吳江縣志》的圖上仍題此地為「旬宣書院」。

如前文所述，崔溥先過太湖廟、祀聖門（祝聖門），再過駐節門，至松陵驛，少停舟而過，也與史鑑相同。

又西，為儒學，左文廟，右學宮。宋元以來廢建不一，而國朝正統中，侍郎周忱、知府朱勝撤而新之。又西為三高祠，祠臨釣雪灘，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東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有石刻碑記，乃宋參知政事范成大所作也。

承續前文，史鑑再寫運河北岸，又西為儒學，崔溥的記事也相同，只是崔溥的記錄增加了學宮前後左右的一群牌坊。釣雪灘是宋代舊名，在垂虹橋的東端，明人承沿宋代地名，也延續了宋人的三高祠。史鑑接著說：「由雪灘而西，是為長橋，橋舊名利往，東接江南，西接城東，長一百三十丈，橫截江湖。」就到垂虹橋了。

## （2）河至橋下，播而為三：

史鑑介紹完大運河流經垂虹橋頭的江南以後，指出河水分成三道北上：

- 一、自垂虹亭前北流入吳淞江，俗呼為站船路；<sup>65</sup>
- 一、西流至縣城東，循城址北行至三里倉；
- 一、由福民橋，<sup>66</sup>西流入東門內，過仙里橋，察院臨其陽，稅課枕其陰。又西經縣治前，道庶寧橋，益西折而北流，由新橋、倉橋，環濟農倉，逾北門倉而出。又折而東流，出永濟橋下，經邑厲壇，至三里倉前，會城東之水，並趨而東。又與關前之水會，道三里橋北流入運河。

本段這三條水道，連同前文的第一條水道，就是第二、第三、第四條了。以下，照這個順序來解說。

<sup>65</sup> 站船是官府所坐之船，謂之站者，就驛中之程言耳。清·高龍光修，朱霖纂，乾隆《鎮江府志》（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卷九，〈驛傳·嘉靖十六年賦役冊〉，頁1：「船隻例：站船每隻長四丈一尺五寸（長13.28米），闊八尺六寸（2.752米）」。

<sup>66</sup> 見嘉靖《吳江縣志》，卷四，頁7b：「福民橋在東門外，舊名吊橋，初建無考，大明正統四年，邑人何海重建，易今名。嘉靖三十三年，禦倭因毀」。

第二條水道，向西通過學宮之後，再前行到垂虹橋中央的垂虹亭前，北流進入吳淞江，到浮玉洲前再左轉，這是大運河的主要航道，驛站的站船走這裡，俗呼為站船路。

第三條水道，向西通過垂虹亭之後，仍然西流到吳江縣城的東門外，沿著城牆下的城東河北上，到三里倉。

第四條水道，從縣城東門的福民橋下進入城中，沿著城內運河曲折到北門，出北門後東轉到三里倉，與第三條水道相會，而後一起流經南倉河，進入大運河，四條水道一起流經三里橋而北行。文中最後「入運河」三字多餘，在四水合流時已經是大運河了。



圖 10 在一萬分之一地形圖與衛星地圖上觀看史鑑的吳江運河四條分道

上圖中，我利用〈一萬分之一地形圖吳江縣城幅〉與Google Earth Pro地圖檢驗史鑑的敘述，發現他的說法在四百多年後仍可吻合。我們也由此了解到，眾多不在吳江停泊的旅舟，就是從第一條水道迅速離去了。

崔溥〈漂海錄〉所選擇的，無疑就是第二條站船路。至於姜夔夜航至此，當然不能進入縣城，也應由這條水路。當他小泊垂虹亭下，天未明再度開船時，我們也可以清楚推知，他並非穿越垂虹橋下南去，而是從垂虹橋北面，沿著運河航行。現在這條運河已被阻斷作道路，如下圖（圖10）所見。

大運河河道，今已阻斷成街市、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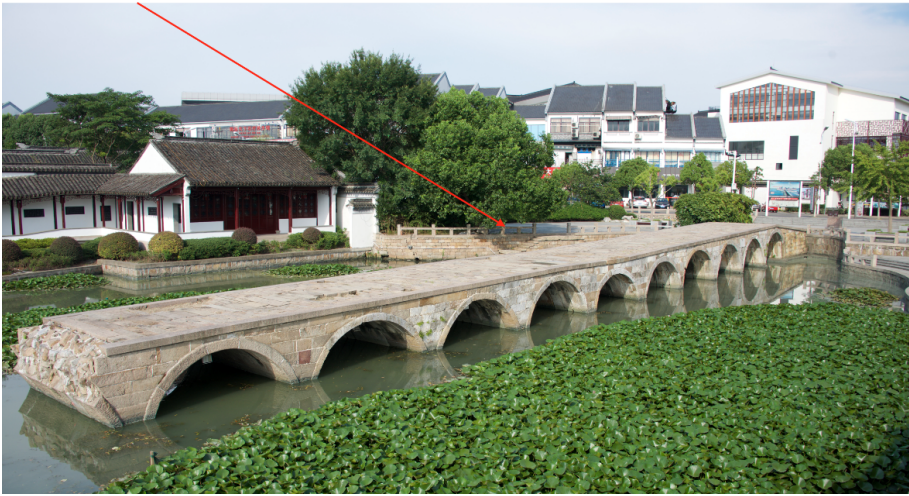


圖 11 垂虹橋北面的大運河已被切斷，照片中白色建築旁一條小馬路，就是老運河。

## （二）南宋的垂虹橋周邊

古典研究有一個特徵，就是時間越早，證據越少，這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因此，研究者必須利用後代相對詳細的資料，來推論前代文獻不足之處，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至於如何掌握先後沿革，作出合理而且有效的解讀，則是研究者所必須朝夕講求的。

姜夔從石湖返回苕溪，特別關情於吳江垂虹橋，因此，我先以明人的親身實見，解說吳江縣運河四條水道，指出姜夔所航行的其中一條，使除夕當夜泊舟橋下的情境豁然呈露，這是很重要的。

下面再以陳文蔚的〈遊吳江行記〉，<sup>67</sup>解說南宋時期垂虹橋的風景，指出姜夔於元日天色將明時發舟南下之所見，從而解答煙波十四橋之迷。非常巧合，陳氏來游的年份與姜夔過垂虹完全相同，都在光宗紹熙二年（1191），姜夔乃除夜過此，陳文蔚是7月3日來遊。

因為是遊覽，陳文蔚緩緩而行，自嘉興，經平望。在平望宿泊的時候，他問了船家鶯脰湖，「望市早炊，市尾一湖名鶯鬪，篙師云：通雪川。」這句話看似不重要，其實很有用。現在我們定位平望到湖州的水路，先入鶯脰湖，再折而西北入梅堰，就是得到這一條的指引。

接著，他經八尺、過第四橋，寫道：

晚過四橋，旁連震澤，渺漭彌茫，無復畔岸，但見帆檣掀舞於其中，真偉觀，嘉其壯則又賦詩而過之：

第四橋東風浪顛，吾生信命獨安然。身輕有似舟飛葉，心遠還同水際天。已學在山擒虎豹，更圖於此釣鯨鱣。須臾險過平如掌，萬丈垂虹跨碧川。

四橋，就是第四橋，<sup>68</sup>位於31° 8' 9.53"北，120° 39' 53.26"東，在運河西岸的「九里石隄」上，是一條繚道橋，所以詩中用「第四橋東風浪顛」，表示大運河在第四橋之東。既然有橋，橋下注入的太湖水對運河發揮了影響，使得風浪顛狂。第四橋對面的運河東岸，自古有龍王廟，<sup>69</sup>正因為這個緣故。

第四橋又名甘泉橋，見范成大《吳郡志》，但宋元間人喜以第四橋稱它。第四橋的知名度很高，宋、元代詩人題詠吳江時，幾乎都會寫到，如宣和元年（1119）李綱謫官延平府南平縣，舟過吳江，留下了〈吳江五首〉、〈阻風吳江遊寧境寺〉、〈松江第四橋〉等詩，其中「危橋跨水虹

<sup>67</sup> 見宋·陳文蔚撰，《克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71冊），卷一〇，頁1a-3b。

<sup>68</sup> 見《吳郡志》，卷二九，〈土物上〉，頁912：「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sup>69</sup> 見《百城煙水》，卷四，頁48a：「甘泉祠在石塘第四橋北，即水中之址立屋以饗龍，稱甘泉龍王之神。邑有水旱必禱之，明太祖登祀典」。



垂影，高閣憑虛蜃吐樓。(吳江五首其一)、「木落水寒天氣清，江湖合處一橋橫。波濤萬頃琉璃滑，欄檻千尋蠅蝨明。(吳江五首其二)」乃垂虹橋之形容，寧境寺是就是前文的華嚴寺，最後有〈松江第四橋〉一詩：

松江第四橋，風雨不可過。下有百尺蛟，蜿蜒枕橋臥。窟宅據要津，口腹長饑餓。每憑波濤勢，能作舟楫禍。安得飲飛手，坐使神姦破。往來水無虞，時鼓清江柂。<sup>70</sup>

李綱在題下自注：「舟人云橋下有老蛟」，全詩聚焦於水情的險惡。其他知名詩篇尚有：

楊萬里〈舟泊吳江三首〉：「獨立吳江第四橋，橋南橋北渺銀濤。此身真在吳江裡，不用并州快剪刀。」<sup>71</sup>

李洪〈夜泊第四橋〉：「月淡波寒夜向分，斷行孤鴈不堪聞。扁舟第四橋南泊，無限清愁寄夢雲。」<sup>72</sup>

蕭立之〈第四橋二首其一〉：「黃帽牽船客自搖，水花壓岸送歸潮。晚風忽斷疏篷雨，秋在煙波第四橋。」<sup>73</sup>

胡奎〈過太湖竹枝歌〉：「第四橋頭楓葉青，白龍吹雨浪花腥。過橋買酒待月出，今夜夜宿垂虹亭。」<sup>74</sup>

此外，還有倪瓚「正月十四日，舟過吳江第四橋，大風浪中貯水一瓢而去，乃賦小詩」之記，已見前文註34。這些詩文，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煙波壯濶，濤怒浪腥，與陳文蔚「旁連震澤，渺漭彌茫，無復畔岸，但見帆檣掀舞於其中」，所見相同，意指第四橋的西側直接就連著太湖，

<sup>70</sup> 上引李綱各詩，皆見宋·李綱撰，《梁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25-26冊），卷五，頁5b-7a。

<sup>71</sup> 見楊萬里撰，《誠齋集》，卷八，頁449。本組詩共三首，第二首云：「自汲松江橋下水，垂虹亭上試新茶。」已在垂虹橋，稱垂虹橋為松江橋。

<sup>72</sup> 見南宋·李洪撰，《芸庵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59冊），卷五，頁19b-20a。

<sup>73</sup> 見南宋·蕭立之撰，《蕭冰崖詩集拾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21冊，景印明弘治十八年蕭敏刻本），卷中，頁20b。

<sup>74</sup> 見南宋·胡奎撰，《斗南老人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3冊），卷二，頁31a。



逼近太湖岸，橋下水與太湖相連。乾隆《吳江縣志》吳江八景有〈龍湫甘泉〉，<sup>75</sup>即第四橋，此橋在石塘上，緯道橋的特徵明顯，圖中有船處是大運河，橋的另一岸是太湖。清代太湖已不臨橋塘，作圖者仍取古意為之。



圖 12 乾隆《吳江縣志》吳江八景之第四橋，石堤上有緯夫及行人過橋。

宋代這樣的景觀，到了1488年崔溥的航行中，已經完全看不到。時至今日，太湖岸遠遠的在第四橋正西7.99公里外，第四橋下還有一條小港可通太湖，全長7.685米，運河與太湖之間，從前都是圩田，現在也漸漸開發了。

接著，我們隨陳文蔚的船進入垂虹橋：

抵縣市，登垂虹，望太湖，水闊天低，風急濤怒，縱觀移時，真有盪空之勢。逼暮不可久，遂歷井邑，復登舟，獨酌三杯，賦登垂虹詩：「雄據垂虹望太湖，始知奇觀屬東吳。舟橫似岸遮不斷，

<sup>75</sup> 見乾隆《吳江縣志》，卷首，頁31b-32a。

浪起如山認卻無。掉尾坐看千艦過，倚空時見一帆孤。松江釣客  
休相問，我到松江不為鱸。」

「縣市」，正如前文「平望的市集」稱為「望市」一樣，指「縣城的市集」，在這裡指「江南」，這是吳江縣最大的市。然後陳文蔚用了許多文字形容垂虹橋上望太湖的感受，即詩中的首句：「雄據垂虹望太湖」，不論詩或文的描寫，都顯示當時的太湖岸與垂虹橋相距不遠。<sup>76</sup>范成大也說「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江濱就是江岸，都是指垂虹橋逼近太湖。

陳文蔚來游的次日早晨，他又登上華嚴寺佛閣眺望，他介紹佛閣的方位說：「閣正面湖，右枕垂虹」，可知華嚴閣位在垂虹橋的南側，才會右枕垂虹。前文已談過明代巡撫行臺取用華嚴寺東側房舍，位於運河南岸，位置與陳文蔚所說相同，應是兩代相承的古寺。陳文蔚登閣所見的風景，也以太湖為主：「傑閣憑欄眼界寬，天將震澤壯吳門。」

換言之，在南宋時代，從第四橋到垂虹橋這一條曲形岸線的外面，已經非常逼近太湖，現在所看見的圩田，當時都是太湖水面。宋人沿著太湖岸修建石塘，堤上有大量的橋樑。宋代橋梁名稱及數量，現在雖然已不可確知，<sup>77</sup>但明清時代所記載的橋樑，除了三座是跨運河的橋（1大明橋、2登龍橋、3醋坊橋）之外，石塘上的還有十三座橋：1驛橋、2三江橋、3觀瀾橋、4惠政橋、5仙槎橋、6廟涇橋、7萬頃橋、8定海橋、9三山橋、10第四橋、11通津橋、12龔家橋、13徹浦橋，都是緯路橋。這十三座緯路橋，每座橋的間隔距離分別約200、300、400餘米，以塘

<sup>76</sup> 見《吳郡志》，卷一八：5a-6。

<sup>77</sup> 據《吳郡志》，卷一七，〈橋梁〉，頁817，所載吳江縣橋梁，除利往橋即長橋、垂虹橋之外，有「縣橋、驛橋、程橋、看婆橋、雙鳳橋、馬邳橋、泄水橋、通泄橋、富基橋、徽浦橋、八尺橋、卓基橋、盛墩橋、安德橋、合路橋、南醋坊橋、南泄水橋、第一醋坊橋」，其中徽浦橋即徹浦橋，八尺橋、盛墩橋、安德橋、驛橋等名稱，明代尚存，南泄水橋應為三江橋，其餘皆不可考。而且，所載橋名並不完整，例如同書，卷二九，頁912a有「甘泉橋又名第四橋」之語，但未載入〈橋梁〉之中。

壩結構的要求看來，宋代與明清的情況應該是相似的。所以，姜夔經過時，如果能夠屈指算到十四座橋，並不令人意外。

由於歷史上把垂虹橋以東到徹浦橋之間的石堤稱為石塘（又稱九里石塘），又把徹浦橋以南到平望之間這一段稱為官塘，因此，如果把「松陵路」認為是「九里石塘」這一段河路，曲終過盡松陵路」就是船行走完了「九里石塘」，並不違背石塘與官塘的分別原則。

換言之，姜夔「曲終過盡松陵路」，可能是指垂虹橋發船之後，走完了九里石塘這一段松陵路，而「回首煙波十四橋」，乃是指實際經過十四座橋。出於旅行中的趣味，他和小紅一邊吹簫歌唱，一邊共數著沿途的大小橋梁，作為調笑。

如果沒有其他更有利的說法，本文建議採取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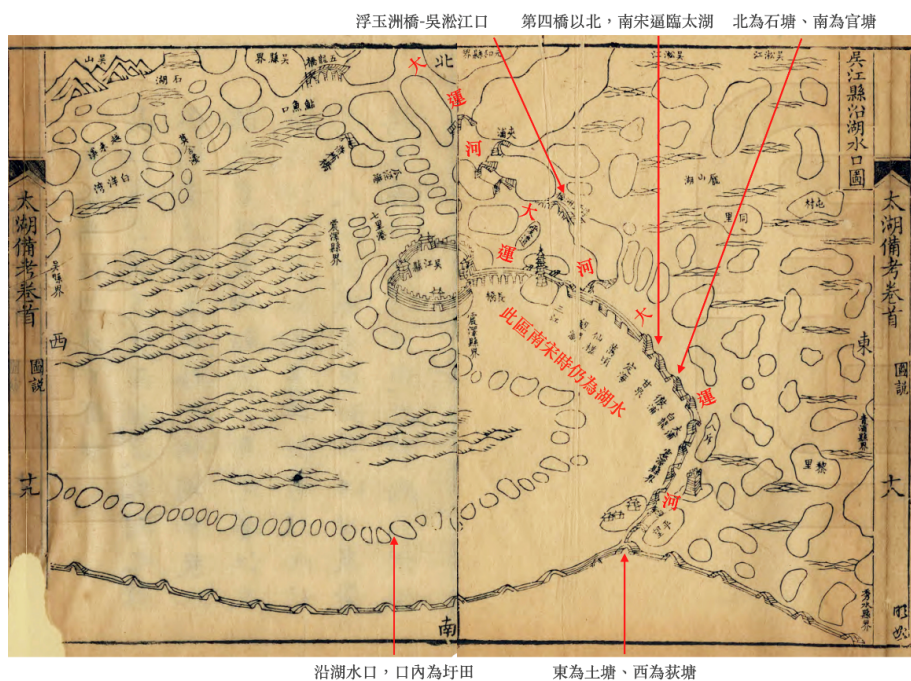


圖 13 松陵路上的十四橋，大意如此

上圖取自乾隆十五年（1750）的《太湖備考》，<sup>78</sup>圖中心是太湖，太湖與陸地之間有水口，水口和塘橋之間，到明代多成為水蕩與圩田。姜夔的時代，第四橋以北到垂虹橋下，仍然是太湖岸。圖中只記錄了長橋、三江、觀瀾、仙槎、萬頃、定海、甘泉、徹浦、白龍、大浦等橋，其他被省略了，是為了版面。

最後，我們針對「第四橋有可能是姜夔詩中的十四橋嗎？」這個問題，說幾句話。

由於姜夔〈點絳脣·丁未冬過吳松作〉曾寫道：

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

因而不免令人有「十四橋」為「第四橋」之誤的懷疑。丁未是淳熙十四年（1187），這闕詞寫在〈過垂虹〉的前四、五年。第四橋是南宋詩人重視的大站，位置也接近九里石塘的後端，姜夔從垂虹橋發船到此，天色已明，回首煙波，向小紅指示這座第四橋，說明即將要過盡松陵路。這種可能性，也未嘗沒有。

但是，明清對於此詩的版本，都沒有寫作「回首煙波第四橋」的前例，如果強作假設，可能不宜。而且，從七絕的章法來說，全詩時空必須一貫，末句又是一篇的重心。既然題目是「過垂虹」，而末句卻寫到「第四橋」，嚴重的不符合章法。我原來的解釋，是從垂虹橋一路搖船到此，經過了十四座橋，這才符合章法結構。因此，我不建議把「十四橋」設想為「第四橋」之誤。

## 六、結論

以上，將「過垂虹」一詩的各種現地狀況作了詳細的解說，下面，為全詩作簡單的串解，以為結論。

<sup>78</sup> 見清·金友理，《太湖備考》（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頁18b-19a。

全詩只有二十八字：「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末一句有版本作「回首煙波十里橋」，十里一詞，無所取義，今不取。

姜夔於紹熙二年（1191）除夜自石湖出行春橋，夜行船返回苕溪，夜半在吳江縣垂虹橋下小泊，數小時後，進入紹熙三年（1192）元日的凌晨，天未明發船，經過一兩小時，南行三、五公里，天色漸漸大明。殘冬新春之際，太湖水平，大運河水也很寧靜，兩人清歌橫簫，一唱一奏，行盡了松陵路。行盡松陵路，指走完了九里石塘這一段河路。自發垂虹以後，石塘上有十餘座橋，也許姜夔和小紅乘興一一細數，正有十四橋，因而有「回首煙波十四橋」之句，小兒女的情味，躍然紙上。

七言絕句的重心是後二句，我過去講這首詩的時候，太重視「小紅低唱我吹簫」的浪漫情景，常懷疑這首詩的重心，和七絕章法結構的原則相違。這次經過精密的現地研究，徹底了解姜夔這天早晨從垂虹橋航過九里石堤松陵路的行船真相，才知道兩人真正的歡情，來自於雙倚船窗，一一指點沿路景物。低唱與簫聲，在笑指十四橋之中，穿插著、延續著。像這樣歡愉的記憶，使得姜夔在小紅離去之後，長久不能忘情。回顧他填〈慶宮春〉詞的時候，修改了十餘日不止，朴翁是僧人，以「無益」勸止他，所謂「無益」，便是從緣法斷絕來觀情，姜夔則答以「然意所耽，不能自己。」朴公為什麼這樣勸，姜夔為什麼這樣答，終於可以理解了。

以上所有數據，除地名GPS已經隨文貼出以外，城牆線及水路線無法文字化，讀者如有需要，可以私訊給我。<sup>79</sup>

<sup>79</sup> 請來函簡錦松信箱，cschien@mail.nsysu.edu.tw，可索取全部行程的 kml，自行在 Google Earth Pro 中開啟。

## 主要徵引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唐〕陸龜蒙撰，《唐甫里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36冊。
- 〔北宋〕李綱撰，《梁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25-26冊。
- 〔北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325-327冊。
- 〔南宋〕李洪撰，《芸庵類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59冊。
- 〔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20冊。
- 〔南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南宋〕周密《浩然齋雅談》，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第17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1970。
- 〔南宋〕姜夔撰，《白石道人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集部，第51冊。
- 〔南宋〕姜夔著，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南宋〕胡奎撰，《斗南老人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3冊。
- 〔南宋〕張鑑撰，《南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64冊。

- 〔南宋〕范成大撰、富壽蓀標校，《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南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驂鸞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南宋〕陳文蔚撰，《克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71冊。
- 〔南宋〕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南宋〕蘇洵，《冷然齋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79冊。
- 〔南宋〕蕭立之撰，《蕭冰崖詩集拾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21冊，景印明弘治十八年蕭敏刻本。
- 〔元〕倪瓚撰，《清閔閣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20冊。
- 〔明〕史鑑撰，《西村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69冊。
- 〔明〕王鏊，《姑蘇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93冊。
- 〔明〕朱謀埠撰，《水經注箋》。明萬曆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本。
- 〔明〕姚廣孝等撰，《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明〕徐崧、張大純輯，《百城煙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33冊，景印上圖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 〔明〕曹一麟修，徐師曾等纂，嘉靖《吳江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景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嘉四十年（1561）刊本。
- 〔明〕莫旦纂修，弘治《吳江縣志》。弘治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 〔明〕陳暉輯，《吳中金石新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史部，第156冊。

- 〔明〕黃汭編撰，《一統路程圖記》。濟南：齊魯書社，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66冊。
- 〔明〕錢穀《吳都文粹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85冊。
- 〔南宋〕范成大撰，《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
- 〔清〕徐壽茲《學治識端》。合肥：黃山書社，1997《官箴書集成》，第9輯，景印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 〔清〕高龍光修，朱霖纂。乾隆《鎮江府志》。清乾隆十五年增刻本。
- 〔清〕梁善長編，《廣東詩粹》。濟南：齊魯書社，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1冊。
- 〔清〕郭琇修，屈運隆纂，康熙《吳江縣志》。康熙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 〔清〕陳焯編，《宋元詩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63冊。
- 〔清〕陳莫纒修，倪師孟纂，乾隆《吳江縣志》。乾隆十二年（1747）刊本，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
- 〔清〕費善慶撰，《垂虹識小錄》。蘇州：蘇州古舊書店，1983。
- 〔清〕黃鉞撰，《泛槩錄》。載於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五帙。臺北：廣文書局，1958。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趙宏恩撰，乾隆《江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07-512冊。
- 〔清〕闕名撰，清陳勣校，《周行備覽》。清乾隆三年序刊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典藏。
-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日本〕允澎撰，〈入唐記〉。載於近藤瓶城編，《續史籍集覽》，第1冊。東京：近藤出版部，1930
- 〔日本〕策彥周良撰，〈策彥和尚入明記初渡集、再渡集〉。載於日本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16冊，〈游方傳叢書第四〉。東京：大日本佛教全書發行所，1922。
- 〔朝鮮〕朴趾源撰，《燕巖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0《韓國文集叢刊》，正編252冊。
- 〔朝鮮〕崔溥撰，《錦南集·漂海錄》。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1988《韓國文集叢刊》，正編第16冊。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中華民國參謀本部浙江省陸地測量局製作，〈江蘇省一萬分之一地形圖——吳江縣圖〉。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查測，同年十二月原稿撮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或專書論文

- 夏錦文、韓顯紅主編，《近代大運河稀見文獻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
- 簡錦松，《山川為證——東亞古典文學現地研究舉隅》。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 ，《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

### （二）期刊論文

- 簡錦松，〈明清時期福州至杭州官私二路之交通路線與GIS呈現〉，《數字人文》，2022年第1期（2022.4）。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ong]Jiang kui, *Bai Shi Dao Ren Shi Ji*.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79, *Si Bu Cong Kan Zheng Bian*, ji bu, Vol.51.
- [Song]Jiang kui, *Jiang Bai Shi Ci Bian Nian Jian Jiao*.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Ming]Huang bian, *Yi Tong Lu Cheng Tu Ji*. Ji'nan: Qilu Publishing House, 1996,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 bu, Vol.166.
- [Korea]Cui pu, *Jin Nan Ji: Piao Hai Lu*. Seoul: Korean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1988, *Han Guo Wen Ji Cong Kan*, zheng bian, Vol.16.
- [Japan]Yun peng, *Ru Tang Ji*. Tokyo: Jinteng Publishing House, 1930, *Jin Teng pingcheng*, *Xu Shi Ji Ji Lan*, Vol.1.
- [Japan]Ce Yan zhouliang, *Ce Yan He Shang Ru Ming Ji Chu Du Ji / Zai Du Ji*. Tokyo: Da ri ben fo jiao quan shu fa xing suo, 1922, *Ri ben fo shu kan hang hui*, *Da Ri Ben Fo Jiao Quan Shu*, Vol.116, *You Fang Zhuan Cong Shu*.
- Zhong hua min guo can mou ben bu Zhejiang sheng lu di ce liang ju, *Jiang Su Sheng Yi Wan Fen Zhi Yi Di Xing Tu : Wu Jiang Xian Yu*, 1936.
- [Song]Fan chengda, *Wu Jun Zhi*.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Song Yuan Fang Zhi Cong Kan*, 1990.
- [Ming]Cao yilin, *Jia Jing Wu Jiang Xian Zhi*.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1987.
- [Qing]Chen xunxiang, *Qian Long Wu Jiang Xian Zhi*, 1747.

**Poet, Long Bridge and GIS:  
An On-Site Study on Jiang Kui's Poem  
'Passing Through the Chuihong Bridge'**

**Chin-Sung Chien<sup>\*</sup> Chen Tang<sup>\*\*</sup> Na-Yi Li<sup>\*\*\*</sup>  
Gao-Zhong Chen<sup>\*\*\*\*</sup> His-Chen Lu<sup>\*\*\*\*\*</sup>**

**Abstract**

Employing the on-site study method,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ancient waterway from Suzhou to Huzhou, and then proposes a precise interpretation of Jiang Kui's poem 'Passing Through Chuihong Bridge', a Seven-Character Quatrain, and lays bare Jiang's journey.

Firstly,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names along the waterway from 30 journey book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n verifies the actual traveling experience of this waterway according to 40 traveling not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erms of GIS, based on Google Earth Pro,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Map World with the Google Map, and digitalizes the topographic map of this waterway with a scale of one out of 5,0000 and with that of one out of 1,0000 which were both drew in the early times in Republic of China. All the first-hand and verifiable data collected during my on-site study in July, 2017, apart from unveiling the literary beauty of Jiang's poem, also discloses the truth of the on-site situation in Song Dynasty.

Keywords: on-site study, poem in South Song Dynasty, Jiang Kui, the Chuihong Bridge,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

\*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Lecturer, College of Liberal, Anhui University

\*\*\*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Level one in Zhongshan Middle School, Pingsh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 A Professional man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